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八目錄

湖廣一

布政使

李琦

盧廷佐

劉喬

方守

彭杰

何鰲

史朝宜

武尚耕

叅政

黃焯

王泮

林偕春

參議

王豫

方勉

畢鸞

劉誠

華山

張萱

盧煦

劉泉

楊言

吳子孝

蔣勸能

按察使

羅銓

高叔嗣

副使

靳義

彭珣

田汝耕

屠應璫

沈啓

張合

顏鯨

僉事

黃潤玉

姚文灝

楊春

左經

楊祐

陳吾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八十一

五

吳興茅元儀

全校

錢塘徐象檣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八

湖廣一

布政使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傳

實錄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真定府元氏縣人由監察御史陞大理寺副坐事罷復起爲御史使安南占城榜葛刺諸國陞禮部左侍郎復使交趾還陞布政使琦簡易有識量而善談論故數奉使遠夷及爲湖廣政譽靡聞宣德八年正月朝覲至京吏部言其老不任事故命致仕

湖廣左布政盧公傳

倪岳

公字廷佐姓盧氏保竹其別號也世居姑蘇以間右  
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江寧家焉公爲人修髯廣頤  
兩頰如丹容儀秀偉頎然玉立韻度爽遠器識不凡  
少有大志慷慨負氣節性狷介不苟與時合博極羣  
書靡不精貫甫成童羣大夫以俊秀選補郡庠弟子  
員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視政戶部  
嘗奉使大同福建所至纖毫無染庚辰拜兵部武庫  
主事武庫職百司隸役人得並緣爲利弊公開而鄙  
之旣上卽遜避不預其事恒主清理天下戎伍以故

偉有冰蘖聲劉文安公定之嘗以文贈公有曰武庫  
職劇要朝士多有事不容不干之得因以爲勢焰居  
武庫者如欲自爲地其利源亦莫能究也某於勢與  
利獨淡寂無所見譏於士大夫自大司馬以下莫不  
嘉焉辛巳北虜寇陝西勢甚猖獗上命大司馬馬  
公懷寧侯孫公率六師往討之未及行改命都憲王  
公宏於是遴選廷臣之有幹局者往調腹裏士馬以  
益西兵公首奉勅以往北至河南簡閱馬步精銳者  
得萬人及措置軍裝以給將行謂統帥不可不重而  
難其人藩臬咸以都指揮林盛材勇可任第驚猛難



制公檄召之果固辭且出不遜語公正色責之曰

朝廷以高官厚祿蓄汝輩者正欲今日冀以禦侮也  
汝臨事畏難若此 皇上官汝祿汝者何哉勿多言  
予第知劾正其罪耳盛聞之股慄奉命時衛輝守禦  
千戶楊英亦以黥鰲爲公所制方在遣中公慮其合  
謀縱軍士爲暴復申明軍約給榜曉諭所至秋毫無  
犯民不知有兵至陝西總戎輩見其士馬精壯御之  
嚴而有恩咸嘖嘖嘆賞凱還王公入爲大司馬知公  
可任遇有邊報戎務必與之商確而後行如團營五  
軍三千神機爲十二營以至退冗兵禁私役皆委公

綜理公亦持正不阿權貴敏避請託不行事克以濟  
秋滿得賜勅封父愛竹翁如其官母張妻顧俱安人  
丁亥超拜武選郎中公杜倖門革宿弊武銓以清能  
聲大著時尚書白公旣平荆襄回蒞部事益委任公  
而當道有欲以大壩功邀厚賞者公執不從竟如常  
議由是銜之已丑春有詔凡方面缺許大臣會薦遂  
薦公可任叅議蓋擠之耳諸大臣皆謂公未宜遽補  
外爭之不得乃以閩藩左叅議處焉公受命卽往時  
閩地大饑民攘竊巨室粟以苟朝夕建寧尤甚久之  
有已已遺孽倡之嘯聚爲盜巡撫滕都憲昭委公分

守公撫安賑濟招徠流移殆數萬人惟政和浦城山谿險阻盜掠之爲巢穴有司莫得其要領巨室乘之謂必勦之以兵公斥曰此饑寒所迫詎宜爾耶乃擇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汝爲予遍歷山溪間密廉之有所得必重賞泄機有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跋涉山溪過一村姬誘而問焉姬不能隱指示諸賊所居二人過其廬賊見術士不之疑託以問卜各吐情實二人假禍福以諭之諸賊色變具得其情狀以歸公知其爲變非本意也乃與入政和浦城山中直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

攘粟衆乃散去復陰遣人捕得賊酋余文興等餘二十人械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寧巡按左御史鉅手書獎公有曰設施措置特達有爲保地方以無虞活千萬之生命衆以爲然壬辰愛竹翁捐館訃聞棄官東歸撫柩悲號絕而復甦毀瘠骨立喪事畢結廬墓側朝夕哀慟不輟忽有五色芝二十餘本產於墓之左右遠通傳聞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乙未服闋卽家起爲浙藩叅議遂迎母夫人就養朝夕公暇躬奉甘旨以適其志夜必率妻孥候寢所俟安寢始退以爲常佳時則具酒殽稱觴爲壽或效嬰兒

歌舞以樂其心極歡乃罷復有五色芝一本產於公署叢竹之傍嘗分守浙東東陽邑民杜春與道士某僞立通券誣良民逼索之反以告公公攝至因其辭色有異疑之乃各幽一室俾不相通首召春問曰汝貸錢與若人券書何紙所寫春曰開化紙命左右取紙示之曰是也公收之幽於原所又召道士問曰汝與杜春貸錢與若人券書何紙所寫道士曰姚黃紙命左右取紙示之曰是也公亦收之幽於原所人莫測其故少頃復取二人面訊之曰汝二人貸錢與人諒必相同何所云券紙不一非詐而何乃出紙示之

彼此相顧失色扣首服罪良民獲直人服其明又巡  
三衢開闢化江山邑民爲處盜所掠公躬歷二邑廣  
詢父老備知山川險易修舉隘口砦堡立保甲相救  
之法復諭遠近募人捕盜開示賞格果於處之龍泉  
悉獲諸盜自是盜不敢踰境矣至常山邑有要地曰  
迎恩埠頭乃吳越閩楚之所必由況地臨溪水壁立  
懸絕居民咸取汲於斯有司舊疊石爲道以便行汲  
歲久頽圯至冬道皆凝冰往來者稍失足則罹顛蹶  
之患公一見遂鳩工材甃石爲梁人甚便焉屬邑歲  
均徭必經藩司編理既定則榜示于衆俾知所應何

役其費幾何所司不久輒匿榜而更張之鄉民弗及  
詳因得罔而取諸民民皆含忿莫敢發公知其然乃  
創置關防由帖命里老率徭戶躬審之已乃書之由  
帖唱名而給俾有所據其弊乃革時海水溢沿海邑  
岸皆被衝齧而海鹽爲甚民不能田檄公治之公躬  
履斥鹵之地不避風日督屬修築民免於患大司馬  
項在位時嘗忤權貴旣去怒未已復構成大獄奏遣  
中官往訊之嘉興之人懼罹無辜公力與辯析事多  
末減丁酉冬陞右叅政督理糧儲公受勅卽諄切戒  
諭期盡祛里書出納之弊所司凜然畏服明年春正

月母夫人棄榮養而公去官矣扶柩合葬于愛竹翁  
復廬墓側家罹回祿舊業蕩然亦無所顧癸卯服闋  
改授湖廣時桑植土官爭職相殺戮劫印以逃積二  
十餘年不能詰公卽與臬副躬詣其地備歷險阻擒  
其渠魁將寘於法司獄者不謹使得逸去然自是畏  
懾不復敢肆惡矣尋陞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公立  
法嚴門庭肅清吏胥無以售其姦民以事至頃刻不  
留雖僚友所請亦謝不從時或怨而毀之亦不計其  
介如此有中貴使武當需索無已民不堪公力拒之  
多所裁省當路者滋不悅公嘗嘆曰吾久勞於外年



且至吾其休哉遂致仕歸則弘治改元戊申三月也  
公居官一以仁民愛物爲心所至下必被其惠尤重  
刑獄慮有抑枉乃於公暇編輯祥刑集覽一書梓行  
以爲司刑者式故公去位而民思之不置焉旣歸卽  
杜門寡出交游中有同時相契者或一過從談笑爲  
樂非知已不屑與接勝日肩輿往先隴盤桓櫟山之  
間躬課農事盡日忘返郡舉鄉飲京兆重公名德請  
爲上賓亦卻不往初公有弟四人熙泰和皞相處極  
友愛後泰皞相繼卒公極力營葬與人言及輒流涕  
晚年惟熙和尚存且皆讀書喜吟詠朝夕歡聚恩義

兼篤嘗語之曰吾蒙恩旌門曰孝所當率厲勉行仁  
義以無忝休命二弟佩服惟謹諸妹旣嫁或寡而居  
或貧而歸均爲贍給俾不失所云

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公喬神道碑

李東陽

吾湖南有藩臬之長曰劉公諱喬字述憲吉之萬安人也其先出河南祥符宋季曰功甫者丞萬安家于官曾祖昭祖俊英皆贈刑部尚書考尚書公諱廣衡累朝名德公其次子也景泰癸酉用廢爲國子生遂舉京闈鄉貢第二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知湖之歸安歸安壯縣公應手剗析獄無滯囚苗死溺而鄰邑旱不可植公教民市其苗植之獲再倍每東作躬歷田野徒步入里舍問民疾苦默詢其家豐嗇人賢不

肖賦稅獄訟率視此爲據吏不得售其姦禮禁喪俗  
士家以佛齋致饋却弗內富民送葬妓樂數十舸則  
罰以示戒癸巳召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按廣西荔浦  
徭叛檄藩司守臣平之柳慶田三府多警凡所指畫  
動中機會還按京畿稽諸司卷籍無所縱壬寅擢福  
建按察副使發匿摘伏屬吏畏服有大俠私番射利  
盤結下上莫能制亟斷遣之弘治戊申以外艱歸服  
闋擢湖廣按察使持法甚謹庚戌用刑部尚書彭惠  
安公薦遷右布政使辛亥轉左布政使則壹尚寬簡  
盡除苛厲人或訐之曰牧道固是也會修三王府極

力綜治民不告怨勤諸府獄事皆得理蓋自筮仕至  
是勤勩舉職未嘗少逸間代祀南嶽力疾以往還至  
蕪洲卒

湖廣右布政使方公守墓志銘

林俊

公諱守字宜約號省菴旣致布政事舊業日落貸于里富人爲常人曰二品官如是耶傳爲笑予念公不能助也作憐白頭寄之事頗聞莆二庠士言之巡按御史宗君彝援詔例給廩又給田薦之朝未報公疾作強力序族譜以不及置義田爲恨比亟語其子曰文遊中見素念我不及爲別矣弘治甲子四月十八日也性沈裕雋永童丕卽老成爲官保陳康懿公所知以遠大屬之景泰癸酉年十八領鄉薦又十七年第進士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再轉爲郎中佩璽書

提督薊永山海延寧邊備錢穀出入易汗公獨不汗  
提督例一行陞堂上官公再行僅陞雲南叅政部之  
長不能平以問王太宰介菴答曰謂不知方耶雲南  
萬里荒外官解弛魚肉其民夷故用楊巡撫林憲副  
今又用方將更化於是謂繼宗及予也公在雲南與  
予同事金滄又同事司印予率直公濟以靜重以奉  
宣 今天子無外之仁更紀其政人始知有避趨要  
人歲入損十八而餘賦斂就輕盜賊衰止故官之妻  
子脫流寓歸若籍者數十家所在父老覩天日爲快  
磨乃夷納流人萬人鑿銀礦弱肉強食爲邊夷患先

事隱之予二人榜許首實人得活路散患解利輸幾  
五千兩城趙州橋下闢修學立堡賴焉孟密夷故主  
木邦當道右之孟密大縱木邦危如綫撫勦之責付  
予二人時于厓怕愈奪印芒市放旦放彬爭官讐殺  
連數年官無何直夷視爲玩予二人謀曰請自近始  
蓋實非專責也榜示之羣酋畏感縛怕愈出印以獻  
放旦放彬囚首服罪於是刻漢緬書小榜遍給諸夷  
諭以順逆禍福附者解體孟密勢轉孤悉還故所侵  
地夷言曰事始如是奚至有今瘴作軫旋再往遂定  
諸夷不平事輒從求直故無是也隴川夷兒頗習中



國語製儒巾衣擇漢人教之風隨還今學立焉每歸  
夷官屬火伍數千走送或問之曰嚮撫夷至雞犬不  
寧今官兵不敢近吾家是以遠送羅拜而別大司馬  
馬公廉實以聞文告之諸司爲勸王大宰亦錄名于  
屏風謂公弟進士憲曰是而兄與林憲副齊名雲南  
者也巨璫作金寶玩具極工緻未進而卒予二人議  
剔其寶範其金輪之庫事雖弗諧廷直其議賓居賊  
發公往征部分周整一夜營中驚臥處而靜由是僚  
佐服公遠略算授功成凱旋議立州衛許之是時少  
司馬王公詔繼巡撫大司馬韓公文繼左轄巡按藩

臬竝峙廉聲雲南有新換一番官之謠王子之冬木  
邦復仇爲孟密所困公往又定思謀親犒師然深入  
歲數瘴毒所中耳目寢失清予旣更繁湖南公亦來  
爲右轄官所心迹無不具知者公繼母喪釋禔貧不  
可支親舊強以起至臨清疾加作遂致其政方出長  
史禮部尚書琬之後徙瓊山學錄康也曾祖積善祖  
夢周父休徵有隱行累贈戶部員外郎妣王贈太宜  
人公和柔孝謹方上春官太宜人微恙卽解裝侍藥  
久之果不起員外訓以廉慎之詩昕夕佩誦聲色湛  
若不立媵婢兄弟族里非甚儉戾無不加容納鄭山

之藏族惠感之讓也問學經義尤精嘗提調雲南試  
公閱詩與主司連合十二卷其後稍叅伍率在取列  
延綏響馬盜至從者恇怯公厲聲曰吾方郎中也盜  
引去方議事城戍報急鎮巡錯愕公曰第先之虜驚  
遁平居若無能爲其應猝計類此

湖廣左布政使彭先生杰墓志銘

羅洪先

昔孔子言必稱丘明比老彭至于中行而不得則深  
有取於狂狷何其慕者遠而就者怨歎蓋見世之日  
下而悲人之難立也故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嗚呼孔孟之時且若此又況百世而下能有所  
立者哉洪先於水厓先生猶幸其見而深悲其亡也  
先生者今之剛介人也其銳於有爲頗近於狂而所  
守則甚狷嗚呼可易得哉先生姓彭諱杰字景俊吉  
水瀧江人世出五代刺史玠後曾祖和祖鈞睢寧縣  
教諭以幼子教推恩封翰林院修撰父占以先生推

恩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林氏贈安人繼母李氏封安人敕天順甲申進士第一人名行重一時先生與從弟叅政桓少同學穎敏強記人奇之號爲二彭弘治己酉舉鄉試庚戌賜進士出身第四人壬子授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陞雲南廣東二司員外郎庚申用尚書戴珊薦陞交州知府未幾以繼母憂去乙丑起復補廣平調真定戊辰復丁父憂癸酉起復補順德乙亥用兵部尚書彭澤薦陞四川左叅政以平夷功陞按察使辛巳春陞雲南右布政使是冬轉湖廣左布政使癸未以引年致仕先生學有師承多讀書爲

文章汪洋恣肆而準于義理嘗負大志以爲天下事  
無不可爲者故入仕三十四年所在必稱其官多於  
難能者談笑舉之而氣不能下人亦竟以此屈抑不  
能大顯初釋褐爲刑部取案牘繙閱數日笑曰刑名  
止若是乎於是操斷卽踰老吏以爲治獄當得人情  
而不可拘於律令當先權要而不可過求於寡弱凡  
所奏獄雖隆貴子弟無所回避人竟莫有難者及爲  
知府文案山積手自批答吏胥拱手無敢舞文而所  
屬州縣皆得別其賢否使得以已意爲治大率主於  
愛民而不取具文法四川十八寨焚夷叛先生以參

政督餉出險道師賴以捷歸至叙州宜慰使冉儀所部妄有所掠按察僉事郭公某廉其首咎之儀部下鼓譟且叛城門晝閉先生適至行其管呼儀曰若與吾非征焚夷來乎奈何復以身家效焚夷儀感悟復爲畫計謝郭得全軍歸初焚夷爲人挾誘頗悔禍先生欲撫定之而議者貪功遂致用兵士卒死者十六七乃得小捷當道始多先生事聞朝廷特賜白金文綺他皆僅免罪而已故事土官父老子代者必納賄諸司始得請緣是土官狎諸司征調輒爲無狀播州宜慰使楊斌病請代而賂不至數年爲諸司所格先

生至卽奏代以金謝不受涕泣持去其爲雲南司鹽  
法在湖廣宗室甚繁歲入祿米多羨餘二者人咸籍  
以自利先生一無所染而下州所產丹砂蛇艾諸物  
當道有物色者旣不之應或詬詈之其心以爲吾之  
自處若此則亦以此望之人人而或以爲簡亢或以  
爲矯激於是忌者始衆矣澤旣薦先生爲四川忌者  
日起又外官朝覲有引年例而先生年且六十有六  
是時忌者旣幸得間又惡澤侵已權竟予致仕以歸  
歸之日人咸寃之而先生之意灑如也方在郡時每  
發憤輒爲詩見志傳者愛其詩多爲悲賞然是時忌



者素以文字號相知乃獨乘閒若此豈亦忘其文耶  
劉瑾用事威虐中外畿內郡邑皆歲有所獻先生爲  
廣平止具二帕瑾笑曰是非清苦太守耶飯其使遣  
之雲南黔國公沐紹勛禮絕方岳先生與分庭相抗  
武定侯郭勛鎮湖廣肆武斷二司不敢馳中道行先  
生強其門以入二人者竟亦無所報夫能行於逆閹  
武夫而不能使故交之無忌心則是勢利奪之也先  
生澹於勢利故絕識非人所及每每軒輊孫吳排斥  
佛老板識名士嬰犯避諱而無畏沮蓋其所追步者  
皆古之人而不取必於衆故也少嘗思范文正義田

恨不能償每割產分俸以且效家居貧薄絕跡公府  
處隣里親友不異儒生性喜飲飲必擇酒酒必引滿  
醉則掀髯高論若無與伍冬月能飲水數升經年不  
浴身無垢穢往在南京仙人尹蓬頭常來乞食每假  
宿戲語他貴人邀之卽不去先生年至八十有五強  
壯不衰人遂以爲得仙一日偶病酒檢遊仙詩日自  
默誦已而索修真書忽不能視遂瞑目寢家人驚問  
曰有分付否先生曰分付何用又問曰心明白否瞿  
目應曰比汝更明有頃遂逝嗚呼其所立如此何假  
於仙術哉先生家居同邑有東州羅公先考雙泉公

數人十餘年不一相問訊然心許可事砥礪各以古  
人自期待數年以來相繼淪落而士風亦隨以變相  
彈以勢相援以利使後生小子爭爲交游嫵媚以資  
衣食而莫知其流之所極談古人行事不以爲迂闊  
則以爲背時不適於用有志者爲之皇惑而無所取  
裁則洪先所爲悲者豈獨先生一身哉先生生天順  
戊寅正月十日卒嘉靖壬寅二月十二日

湖廣左布政使何公鰲墓志

黃佐

嘉靖癸巳仲冬十有二日湖廣左布政使鳳峰何公卒于九江夫天下難處之事三而公優焉之是可以不朽矣在  毅皇帝時佛郎機夷人假貢獻以窺我南海逆彬甘賄使侍  上肄夷語於是夷酋憑恃竊靈部見踞驚公爲仙史疏其利害請銷患未萌逐之出境朝議從之而帖然以定及按湖廣藩封星羅其間出令多肘掣祿米不時給則恒譴于有司公乃奏以守臣拙分充其缺乏而人無弗稱便者詰發襄府僞官復楚世子侵地諸司皆肝膽曰前此所亡有也

副臬備戎於徐州時河溢爲患藉兵夫餘力築長隄  
焉自沛亘徐連絡百里隄成而大水至民免爲魚者  
刻石頌之嗟乎宗藩以與王室俱而難勸河患以與  
天地俱而難平夷種以與生民俱而難治雖聖人親  
覲能使不怨焉耳矣治水行所亡事焉耳矣治夷狄  
以不治焉耳矣故曰天下難處之事三而公優爲之  
予詳書其大者衆善可得而槩也公諱鰲字子魚其  
先徐人始遷南雄再遷今順德之黃連曾祖考永安  
以上多隱德祖考昌鄉進士令浙之麗水宣平有政  
聲考一達遊庠序抱學弗售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

陳氏贈孺人公明禮經領弘治甲子鄉薦第五人登  
正德戊辰進士令浙之慶元均平里賦鰥擊豪橫而  
蘇會之以治行第一入爲御史嘗彈糾大臣之奔趨  
固位者巡湖廣卹災撻伏多赫赫可頌出守松江革  
科斂清冊稅除機戶正糧役小民蒙其美利而巨室  
或嫌之遇旱暴烈日中且拜且禱雨應期至復有靈  
芝醴泉之異皆辭而弗有人以是益賢公晉浙江按  
察副使分巡寧紹訟獄以清改兵備徐州定驛傳條  
約歲省費以巨萬計去縣令奉職之尤無狀者盜日  
以銷而民安作晉叅閩省政事尋晉右轄又遂遷湖

省左轄皆以最陟而謂者猶謂其不足以償昔淹滯  
云生于成化甲辰十月壽僅五十鄉評以公孝友明  
達學術足以大用而弗究于行咸惻惜之

湖廣右布政史公朝宜墓志銘

黃光昇

公諱朝宜字直之別號方齋始祖諱樞者自寧波入閩居晉江之平易里歷傳至惠以孝行著成化中詔旌其門復推子盛貴貴之爲戶部郎中惠生隲隲生時泰時泰生宏珂世稱厚德君子宏珂公別號淳菴娶吳氏以正德甲戌十月六月生方齋公卜者言當爲盛世名儒非徒功名富貴士也長補邑庠弟子員領鄉薦登進士第歷官湖廣右布政使乞致政歸萬曆辛巳三月十有二日卒于家公配薛氏先公卒公嘗自言少受業於其伯父商厓公日講四書周易不



張時帥膚說務根極聖賢垂訓本旨翌日答而未悉  
必使反而更思之復未悉者責之既悉方與續講後  
章自是循循孜孜愈久愈覺意味深長真有不知乎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公讀書之法然也公既樂得書  
味遂以身而服行之自細常倫理之大以至謁見取  
受一事一物之微苟有畔於聖賢垂訓義理個然不  
使少加於其身也公弱冠卽以儒士應試補邑庠第  
子員士慕公屢試皆高等也競學步其舉子業公曰  
是筌蹄耳君等遜志聖賢義理意見既充詞自足以  
達之抑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道德功業職分重矣奚

區區舉業效習爲也嘉靖丁酉秋公與弟禮齋公赴  
秋闈同登鄉榜然四上春官不售公守聖賢禮義之  
訓久而彌堅竟不徇俗尚爲干有司治私殖計也已  
酉淳菴公患瘡臥床公躬理藥餌時湯粥扶持起居  
者五餘月至目不交睫歿而哀且毀執喪必如禮制  
遂卜宅兆於雲臺之麓且與弟禮齋公廬墓讀書者  
三年不知有世事也壬子冬復偕弟上春官癸丑春  
同登進士公拜山陽縣令山陽當南北水陸之衝冠  
帶之倫往來絡繹往時卑者槃致阿奉亢者第極意  
於其顯且要者餘悉慢置而留滯之公率性省約品

無高下施無隆殺惟應得水陸夫馬隨至隨與故行  
客悉以便利爲忻而里甲歲節供餽何啻幾千百計  
也山陽民貧地瘠賦額本重而積歲雜辦復繁於是  
民多流移地益荒蕪當路督計嚴急催徵艱甚公以  
帑藏備賑之蓄遺糴於江南湖北之間招賑其流移  
者而代輸其所遺負蓋存活淮民莫可計其數也是  
時倭奴入寇彌滿浙直淮揚海門之間公防守封疆  
保定居民遭值少司空趙文華氏怙時相寵得請如  
浙直禱海神退賊所至勞費不貲旣誣殺提督尚書  
經巡撫都御史天寵復假監督浙直諸軍事威陵督

撫三司府州縣官叢賂保命奚啻百萬計乃過淮時  
公惟祇應夫皂諸役餽廩常供不至後時而已趙怒  
以爲慢已既則知其爲苦節吏也置之南計出納繁  
劇公以廉稱上意掎主計事淮民攀號遮泣聞母吳  
氏恙因便道省覲奉侍左右甫半月遂丁吳母憂時  
附身附棺躬致誠信服闋公室薛謂倭患未寧祠墓  
介心且諸子長者欲娶幼者日長從師受業於家爲  
便悉身任之謂公至維揚時可擇側室以行公既禮  
取李氏還朝補主北戶部事旋督餉雲中事竣則聞  
亂民導倭發塚挾贖公痛如割因取道南奔時淳巷

考妣二柩薛室先募兵壯亟昇返矣惟祖墳已爲賊發遂開關山谷萬方購獲之於是薛室以驚怖勞瘁亦感病卒公適抵家哀痛成喪乃行公拜地官郎兩還家一當母氏方啓手足之際一值先祖失藏衣冠之日又得不廢杖期之禮而皆適與時會人感天應豈偶然哉大司徒掌邦計九邊列藩奏請題覆劇矣而皆以屬公諸叅度機宜擬議方略近適一時之便遠垂百年之守司徒以上無弗當宸衷者於是考最承恩考妣室氏皆奉寵贈瓊崖遠在海外外守臣相繼以賄敗聖天子方懷南顧憂司銓者遵公以行或

慮盜泉非所以爲飲也公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至則悉掃歷年珍奇之取撫安積剝疲憊之民崇  
風教以正酣淫之俗肅官箴以剔貪殘之吏凡生熟  
黎蠻五指岐夷罔弗率俾蓋公夙稟恬淡中不自亂  
素位正已絕無阿緣故其清風披拂仁澤浸灌如此  
聖天子嘉樂之卽拜公廣東按察副使治兵海南  
公申布恩信內固岐黎歸附之心更新威令外革將  
吏玩愒之弊海洋積寇李茂吳平之屬聞風東遁於  
是湖廣商販烏鰐橫江往復滄溟之際無復剽掠之  
患公之功被百粵如此東吳兩浙遭倭奴殘破之餘

民弊於征調供億方望廉仁安集之浙西嘉湖田則  
輕重參錯賦役復繁且急尤費經綸上乃命公叅  
政浙藩分守浙西三郡公罷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  
鋤總書飛洒扣隱之蠹掃庶屬煎銷鉛炭之焚田賦  
畫一糧解鼓舞感誦東粵山海盜劇而諸道捕兵率  
與盜通村居良民家稍給者兵盜合謀佯首網誣於  
是民冤盜橫厲氣充塞而吏其土者復大率爲富家  
計蓋吏與盜交相爲虐將方與無東粵矣尋以公總  
東粵憲惟公正本清源素爲粵人所信服故不怒而  
威捕兵斂劇盜伏平反大小獄而犴無冤民澄清嶺

東西海南北吏而粵無焚瘁遇入覲期祇以嶺海總  
憲職述諸 聖天子命天官卿總內憲者大計之以  
公爲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遂倣宋蔡  
京招楊龜山近石亨延吳與弼例屬司銓者擢公爲  
楚藩右轄公曰士各行所志耳毅然履任時側室李  
氏亦以身繫子女嫁娶則命其侍人周氏往司晨夕  
服食事公覩江陵覲局槩以刑名慘刻道不同也尋  
遵例呈撫臺爲請歸休則有謂曰公家雖貧而楚帑  
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懇懃意卽當交代余矣公退曰  
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則復曰渠借重



公也來歲大比只爲再拔一令公子卽六卿之長惟  
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吾所能也迺自馳  
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回籍調理且云病痊  
之日撫按具奏起用公歸而治小書室於陋巷之東  
仍讀書其中時與弟禮齋公廬居雲臺先塋側以山  
林泉石爲樂有司當道之門足跡未嘗及也晉尹梁  
公守瓊郡憲海南時門生也梁時時效恭公第公誦  
宛丘默示箴意惟以清慎勤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  
無一語及身世事卽渠有致私厚意但纔覺其顏色  
遂以他辭拒之竟不可得以私抵也蓋公清貞之節  
道義之守終始不易如此公年六十有八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武公尚耕墓志銘

葉向高

歲甲午楚藩臣修歲事貢魚鯉鱖鮓如令甲上謂  
近已詔徵直且增額何以格不遵罪左布政使奪三  
官議者謂布政賢且貢在詔前非格也不宜罪于是  
自輔臣宰臣至臺諫皆疏爭甚力上益怒竟削布  
政職歸天下惜之然猶冀上意回可復收用乃未  
幾布政沒矣布政者溧水武公尚耕字邦聘別號秦  
川者也公有子孝廉爲余丁酉舉士卜葬公請余銘  
其墓余按公先河南陝州人靖康亂始祖正六公徙

深水之蒲家村六傳至安安生鎮鎮生澤澤二子長  
昂次局澤局皆以公貴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  
政昂號橙墩娶于李生一子復娶王生三子公其季  
也公生歲餘橙墩公始自青溪歸撫之而喜曰兒必  
大吾門十歲失王淑人哀毀如禮後從橙墩公于青  
溪使任居息非其好也則以晝修十一業夜篝燈讀  
書族祖某憐其志爲請橙墩公使就學十九補弟子  
員學使者吳公耿公王公皆器拔之隆慶戊辰以特  
選入留雍所交游剗切多知名士庚午舉其鄉第三  
人明歲成進上觀政戶部除廣之程鄉令程鄉負山

而近海俗獷難治業已敗數令主爵者欲以才進士  
往乃屬公公至則畢力興除惟恐不及邑故十八里  
復割其四他隸而以十四里分爲二十公謂地削而  
里增名實無當且茲擾乃請于當道仍其故往邑有  
徭役取給編戶豪民因漁獵爲利至累及市商公行  
免役法一無所擾里甲故有供應或以例請公曰此  
民脂也亟蠲之贖罪故有鍰公戒無鍰其輸粟以備  
荒有兩盜相訟當庭鞠時介者數人闖門內餘數百  
人窺門外伺公意有重輕卽俱闕入或勸公且引避  
公不爲動正色詰之盜誓伏徐令尉出諭餘黨皆送

巡去邑人謂微公縣且喋血癸酉充其省考試官所  
取多名士冬當入計疏留毋行 上褒公卓異賜白

金文綺公感異知益思自效劇賊葉峰椿者嘗陷城  
執舊令久遁不獲至是復入境殺掠公選鄉兵擊斬  
之以其餘勁躡朱良寶于海還俘掠無算卜羊子徐  
文江碧山等皆宿賊縱橫出沒郡邑苦之公悉捕獲  
正法奸民股慄竄入他省獨渠魁王常最雄黠爲搜  
捕等若數盜皆以五千入出掠蔓入贛州無禦者督  
府議剿公謂宜用撫乃爲檄諭常仍遣邑佐往爲詳  
陳禍福常雅服公威信蒲伏繫頸率其子詣謝公釋

之禍遂與乙亥微入拜禮科給事中言論侃侃不激  
不阿其請勵 聖學疏尤婉切有體 上嘗見公偉

幹豐儀心識之每疏至輒曰此長給事章耶奉使荆  
藩過家道拜戶科右給事中尋補外爲江西僉事分  
部湖東公居諫職有聲不宜外又不宜僉事而是時  
江陵柄政公其門下士也少還往江陵意望故有茲  
遷公之湖東練兵誚盜督勵諸將皆奉命戎具大修  
境內晏然屬歲不登計戶子數多所全活奏績爲諸  
道最以橙墩公憂歸服除仍故官移蒞汀漳兼轄程  
鄉程父老自公去復苦盜相率走訴公馳檄定之賊

吳雙謀劫漳捕得赦其黨與郡人訛言相驚欲徵兵  
自衛公不從卒亦無他汀上杭有兵不任戰其將邑  
佐耳玩而無震公簡壯士部伍之使武弁知兵者代  
將一軍遂精又上幕府書譏益募土著幕府欲募漳  
人公謂備汀則宜用汀人爭之強幕府不能奪諸料  
餉簡器皆用公畫凡增兵若干民不知費滿考晉湖  
廣叅議治郢上漢水決南子垓荆西岌岌公力任築  
塞躬畚鍤晝夜不休時巡行諸隄補罅直漏水不爲  
災郢民賴之晉四川按察副使巡上川南建南夷糾  
五哨大哨及黑骨諸夷並稱亂中丞宛陵徐公請討

之以兵事屬公遂擒五咱于昌州追大咱于阿六山  
箚射殺之建越平而賊乃西撤假者黑骨種也與中  
鎮夷白祿連結爲逆黨公計當先誅遣指揮李獻忠  
等取他道往獻忠等違節度皆敗死徐公乃益徵兵  
分三道剿之以中道最要害使遊擊周于德將公監  
焉又屬公都護諸將公以冬十月進兵抵官廖河賊  
迎戰公令天全酋陽土司兵擊之而潛師亂上流繞  
出賊後賊驚潰斬白祿于阿則等逐北冷溪河獲渠  
魁阿擺賊退據馬蝗山公麾兵進奪其積儲以餉軍  
賊復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公以除夕



進兵乘虛搗其巢斬白祿于陣賊失險膽落矣以方大雪度我兵不能進稍懈公冒雪進兵遇險卽蟻附而登大鳴鼓角賊驚駭失措鋒纔交斬數大酋餘潰去遂追破賊乃巢斬撤假窮追逾大渡河曰賊急矣必遁小赤口宜亟備且謂諸將了此不過十日耳諸將不謂然已皆如公料諸巢旣平夷人稽顙願世世奉約束毋侵叛公磨崖題殺馬溪爲華夷界瘞鐵牌鐵索與盟而旋師是役也拔險砦十九效首功三百皆劇夷還被虜漢人以千計復侵地百四十五里兵威大振而公意主招來降附耳不欲多殺爲功夷人

懷之論功陞俸一級賜白金十五兩晉爲其省參政  
仍故轄以分守兼糧儲邊寄益重公亦益明習邊事  
條上中鎮善後十策皆見施行北虜逼松州幕府趣  
公入計公馳之塞上夜度鐵龍橋橋以鐵索傳板維  
其端于兩岸下臨數十丈波濤震蕩行者戰怖失色  
公履之自如抵流沙關登高望虜指古維州城慨然  
曰此邊疆要地沒于番今雖少創而黑苦巴竹諸寨  
猶雄逞吾不恐虜而恐蕭牆矣因選卒耀兵發火器  
番人震恐歸命公厚撫給之使遮虜其他防禦計甚  
悉虜不得志遁去未幾黑苦番竟亂用公策以定公

以蜀屯饒爲奸豪兼併使兵食坐困可嘆也乃嚴爲  
勾稽復屯田八千九百餘畝採木事竣公以勞賜金  
尋代藩伯入計歸晉其省按察使未幾晉湖廣右布  
政使尋轉左公在楚藩斤斤節縮至交際常儀皆裁  
罷筦庫吏進羨金公驚却之籍其金白諸臺使甲午  
試士公職提調方竣役圖修觀事而魚鮓之命下矣  
始公治郢上時守備璫王某恣睢不法縱爪牙奪民  
田四萬七千餘畝公按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代者  
璫孫政以公戒諭稍戢比公長楚藩孫以 上供事  
與鍾祥令構祈公左袒公不應未幾孫死二憾黨力

謀傾公公坐此譴矣而公亦正有乞歸意友人周觀察謝事歸涉公造其廬嘆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戀稍梁跳躑羅網中耶失官之日怡然就道故居在青溪上結社談詩自號秦淮漁長南曹諸公造門請見皆辭謝旋去之山中里逍遙田間有園久蕪治其半署曰半園喜白少傅從前日月皆羈旅自此光陰屬散人句榜于亭寄況焉一日方晏客浮白甚歡越宿病作語孝廉曰適夢至一所守者肅余入請勘藏錢余不能辭將去汝矣遂令孝廉扶坐復日期屆矣遂瞑時萬曆己亥四月八日距生嘉靖癸卯十一月十

四日得年五十有七公天性忠孝橙墩公以公貴壽  
踰八十乃終公猶以晚年不及奉菽水爲恨旣廢處  
每遇慶節必肅衣冠望闕稽首曰此臣禮也叔兄博  
士君欲分異公爭之不能得乃受田廬之最下者以  
圖書玩好盡與博士君曰兄守卽吾守也居官所規  
畫皆爲百世利而在蜀尤著先後中丞徐公李公皆  
倚公如左右手其移總鎮松藩調副帥建武募兵建  
堡諸策俱出自公西陲至今賴以無警云

湖廣左叅政黃君焯墓志銘

徐階

往予在延平所與遊者兩人君及諫議劔溪鄭君是也鄭君爲人慷慨尚志節而君冲夷簡遠有脩然之度兩人者其氣味不相類然皆與予好也其後予督學江西鄭君卒今予幸登朝而君以嘉靖丁未二月七日年六十五卒自予去延平至於今十四年耳而兩人者相繼淪沒夫兩人者予所冀以爲且復用者也而皆已不可作予寧能無法然哉君諱焯字子昭龍津其號延平之南平人君生三十年舉正德甲戌之士拜南京禮部精膳主事滿三載封父如其官母

吳太安人迎養之宦邸已卯寧庶人叛謀言將犯金陵勢張甚君入再拜言曰兒有官賊至當死大人其行矣於是家人盡哭君終不色變辛巳遷儀制郎中黃人子入太學後期繁治之如法嘉靖癸未遷知永州人情不事耕作其就死輒破產飯僧及無以葬則與而委諸野尤恥貧賤苟貧賤矣女子雖字舍之他適苟貴富有氣力卽往往奪人妻君至痛繩之以絕故事有司用兵九溪諸蠻費皆自民出而郡有鹽引錢率給私使君悉斂賸之曰以是供軍饑後遂不敢有盜鹽引錢者九疑相傳有舜塚爲置祀田設守者

二人作濂溪先生祠開東山書院聚博士弟子教之  
又廩學子楊成章貢之州人以是知學庚寅遷湖廣  
左叅政會其使病君攝事再踰月名聲出使上人咸  
望君爲真而君素不能飾言貌以悅於世數曰吾幸  
有親在得歸效一日之養足矣壬辰遂致其事茸觀  
物園奉親讀書其間朋舊過從破崖岸與之接及有  
所請屬執拂衣而起蓋予與君遊三年未嘗見君言  
之及私也予是以敬君而往來於觀物益習君亦不  
予鄙遺其諸子前後受學焉今其丰神面目猶宛然  
見之而身則旣卒且葬矣君平生喜爲詩文所著有



尊美堂政錄五卷修來編中庸讀法貽光堂集

叅政王公泮傳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亦治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後瀝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畝一鍾且東地氣宜有益則導後瀝水瀝水入江宜橋之則橋躍龍浮屠於石頂之上於學宮便則建崇禧浮屠通北港利高明則通北港高明學東空曠宜浮屠於其東郊大治肇慶陽江學宮又爲陽春學置田使於士民爲

之不啻饑渴功或太守時未就於監司竟之亦天幸也肇慶幕府所治兩粵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日不至饋柿出日晷不遑暇食不致貶已人人得其懽心畫使事悉中款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役懷賀之役珠池之役皆有勞焉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冲雅書法道麗有其家右丞右軍之致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厭其腹矣十六年遷湖廣叅政高要士民遮留泣下建祠事之高明亦有祠

湖廣叅政林公偕春墓志銘

陶望齡

先生諱偕春字孚元號少奇穎卯歲博通羣書補諸生有雋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爲館閣師所重故事閩中館選二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尚書經邦俱授史職先生爲檢討戊辰分校禮闈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萬曆癸酉同修肅穆二朝實錄展書經筵管理誥勅甲戌錄成進編修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俸輒送書肆杜門息交游泳文枕該習朝典意尚深遠人莫之測也爲人直躬曠宇腸如

絃繩外甚宏肆而神守堅確其當制也以次草江陵  
詰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  
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  
憾之乙亥用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  
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  
至是報曰僕賦性過慥誤塵華貫適者外轉勢固宜  
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  
有辭萬鍾而不顧者豈直爲高哉亦必有不安於心  
者僕釋屨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効昭然可見今當  
塗者以此處僕以我爲能乎否乎僕雖音操土風行

幸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  
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  
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  
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  
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旣不以不肖爲能  
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  
甘糜寸祿是真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  
局促舍已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  
堂菽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恃人而行金石難  
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

課文發其憤悱糾其紕繆輒然共適不待遠朋匪特  
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憂稻苗盈疇倚杖  
其間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誇年歲之登童稚遊  
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貶胸中之奇偶  
徇他人之面目乎今日視耳聽之徒直謂我假耳不  
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醢  
酑讙呶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  
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  
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館優游  
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採藝材之

實也故得錢卽以購書然燈卽以開卷意之所怡它  
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緊矣今必欲使  
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在態如  
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  
耳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  
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  
蹟漱其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稗百家  
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  
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  
不識足下以爲何如及江陵敗錄素爲所廢斥者起



浙江提學副使以親命強行先生裁鑒精妙請寄無  
所受每面發試牘至所屬生輒曰某公嘗爲若言然  
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拔擢始以疑駭後懸驗莫不  
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濟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稱  
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爲知人至取神骨物色之表  
不能及也竣試時出命鵬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  
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宗師  
法不可干也先生骭髀不能細謹而卻使嚴重他燕  
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闕疎意不能究疏論之奉旨  
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人涕下不能

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曰公溪官取稅以餉民苦之先生爲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臺語稍侵令令大憾之先生罷浙憲還未至家而令因以事中其家齟齬殊甚先生歸隱操彌勵復不得已奉封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姑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轅馬部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先生戲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第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漉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

得安得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願公  
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贛州贛方  
與岑岡之師先生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殺非是時  
已成師不及止然以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丁  
亥遷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禱救  
甚勤居五月復坐言者罷歸更號曰雲山居士埽軌  
謝客時爲後生商略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  
好內典及丁父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  
曰三蘇文章今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爲人論爲  
文之法以氣爲主其言曰意至而藻生神來而旨暢

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吒遂有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欹枕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貲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輿皂皆謝却之宅憂日寢興聖室中三年未嘗內也望齡爲諸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睦州先生發牘首予以仁和今憲副張君鶚鳴次之翌日復懸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率傷冗畏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以

復以冠其先所試諸士予原食於是庠士大譴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撫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上有先望齡舉者吾不復相文後名第偶符先生爲一笑而望齡絕凝鈍德業無所底每事後人此非先生所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輒榛曰銘我必陶氏子故輒榛走數千里以戶部侍郎盧公狀來乞銘烏敢辭

湖廣叅議王公豫傳

李 濂

王公豫字用誠世家河南之祥符其先皆節行不仕  
父和惇厚好施予贈禮科給事中公生數歲父母相  
繼亡爲世父所鍾愛稍長嗜學不厭游邑校以才俊  
稱試當廩食再讓諸同儕之窘匱者監司賢之景泰  
庚午鄉試中式甲戌登孫賢榜進士乙亥拜禮科給  
事中立朝蹇諤持大體不爲矯激之行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益開言路公感激論事上章疏最多願不  
欲留稿以故世鮮有知者是歲冊封天下諸王公詣  
楚府爲輔行餽贐一無所受當時贈詩有操守一廉

清似水之句人以爲實錄庚辰殿試充掌卷官辛巳  
安南國王黎濬請封廷議推公偕通政司參議尹公  
旻往道經廣西聞濬內難乃飛騎上門取進止詔令  
還朝後國人奉濬弟灝當立復表請上乃命公偕  
翰林學士錢公溥持節往封至其境公與錢公議曰  
蠢茲蠻夷獷悍昧禮弗諭遽入或有忤如辱命何乃  
移書論辨至五六旣格服始入其國灝俯伏就位無  
敢異事竣餽贐甚腆公峻却之交人有歌頌詳具使  
交錄中甲申以年勞擢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奉勅  
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兼節制均襄軍民事公操爲

益勵威惠並施事神理民精白無貳成化乙酉丙戌  
連歲大侵公悉心賑救無遺策賴公存活者甚衆有  
劉千斤者嘯聚剽掠荆襄間王師征之公被虜督餉  
時賊勢孔熾道梗塞公轉輸不乏賊旣平受勅褒諭  
時有諷公以子竄藉伍中微爵賞者公笑曰養功俸  
祿爲子孫圖非吾志也已而上言即襄遺寇淵藪今  
雖平靖尚虞有後變制曰右叅議豫其提督所司操  
守城池防禦奸宄如有盜賊生發與鎮守總兵等官  
計議斟酌施行公在均十年律已愛民如一日前後  
凡奉璽書十有三雖事與中貴偕然心公而直中貴



亦知重公無所沮甲午秩滿軍民保留乞再任從之  
賜食三品祿尋解印綬去去之日盛蕭然歸逾七  
年卒壽六十有三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方公勉行實 家乘

先君諱勉字懋德世居歙西潛里四世祖諱開先元明經中試浙江省提領揚州高祖諱應午號梅山曾大父諱嘉甫大父諱宏遠父諱永進隱德弗仕先君自少穎敏嗜學年十二三作爲詩文如老成人語永樂六年補郡庠生後三年捷鄉書十三年乙未登北京首科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與一時登瀛州之士同食大官待用禁垣尋奏回畢姻陞辭命兵部給脚力又錫寶鈔爲婚禮費十四年赴南京復任十五年扈從北京尋丁外艱二十一年服闋洪熙元年

至京除行在太常博士念母在堂乞所食祿原籍關  
支以代養宣德三年授勅命贈父文林郎太常博士  
封母謝氏太孺人贈前配汪氏封繼配汪氏爲孺人  
屢進應制辭賦蒙恩賚甚厚五年乞歸焚黃省視次  
年丁內艱起復之任正統二年授行在四川道監察  
御史劾都御史李儀巡皇城四門審獲權奸王振家  
人卽日上聞巡五軍教場發奏鎮遠侯顧興祖并  
彈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薦舉非人正統三年春出  
按江浙值鄉試考官互爭首選先君遍閱各經魁試  
卷惟春秋獨優取居第一及開彌封乃桐廬姚夔卽

今吏部尚書事完回朝力言浙江急務莫急於防倭而防海都指揮張翥年老且貪不堪備禦翥乃誣先君嘗需海濱之物致生謗言俄而倭寇登岸肆行殺虜報至京始信先君之言明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往巡湖北等郡詣五開整飭邊務問奸吏數十追徵侵盜屯糧二萬石正統九年永順宣慰使彭世雄與桑植安撫使向晟有隙誣奏世雄僭竊 朝廷累勅往治先君至辰陽密遣人微行觀其虛實世雄聞之驚疑欲變先君不避艱險躬詣其境召其屬南渭等州并各長官司官吏審訊之果無僭竊之實遂 上

聞錄展之罪十二年奉勅督襄藩二郡王府十四年  
獨掌按察司事時值浙江福建賊情緊急京師多事  
憂形於色食不下咽兼以苗蠻猖獗攻破城堡劫都  
指揮畢通等失機事 上命取各官招伏戴罪殺賊  
是年夏復巡湖南等郡添選軍餘民壯操守城池設  
法獲僞賊朱貫等差人馳奏處死邊民自是知懼不  
敢爲惡九載秩滿赴京景泰元年秋授誥命階勲奉  
政大夫修政庶尹加贈父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母妻  
俱加贈爲宜人十一月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食正  
四品祿二年四月蒞任遇連年用兵攘捕蠻夷督運

糧儲以濟大軍六年進聖節表赴京陳言二十事曰  
養民固本曰推舉孝弟力田曰審賢擢用文臣曰論  
功陞用武臣曰優待守邊將臣曰推選老人化民弭  
訟曰崇禮南岳神祠英安南土曰建議行都司鎮壓  
苗蠻曰租賦額重量折輕齎等事時 英廟在南宮  
先君所陳言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諷諫之意  
溢于言表天順元年兩考赴京以年衰乞致仕未行  
二年回任又因旱傷條陳預備邊儲三年授誥命進  
階朝議大夫四年蒙允致仕之請先君自歸家園與  
世利不相關拳拳以仁義忠孝訓教子孫雖桑榆晚

景猶手不釋卷八年 朝廷優老奉詔進階亞中大  
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客有至者先君與之談論當  
世務臺臺不倦因呼諸子曰我平生爲人惟一忍汝  
當謹記莫忘是夜疾作甚亟然猶動不違禮至黎明  
起盥就床而卒生於洪武癸酉卒於成化庚寅享年  
七十八

湖廣叅議孝廉畢公鸞傳

畢鸞井陘人父貴荳州學正以疾卒于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藁葬于荳獨奉母李氏暨幼弟歸井陘家業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攻文章尤以父骨未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紀元之冬李氏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歿無事于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經啣哀徒走負父骨歸躬營塋合葬邑之西山旣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將助其哀又有兔領其雛遊于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者



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後如其初嘆曰是乃孝感所致驚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叅議蒞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文介傳其事稱爲孝廉云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劉君誠墓志銘

何喬新

嗚呼天之降才鍾其粹美者固鮮能踐修以盡其才者尤鮮才美矣踐修力矣而享年不永不底于大成是則有命焉故吾於亡友劉君之死每咨嗟痛悼而歸之命也君諱誠字敬之世家廣平之鷄澤曾祖諱辛再世不仕考諱芳東平州學訓導累贈秀府長史母秦氏累封宜人君賦質明粹自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登進士第擢翰林院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從王之國賜四品章服王薨改寧國府

同知仍食正四品俸在郡有賢聲遷湖廣布政司右  
叅議君成童時喪其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人事毋以孝  
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旣仕凡俸祿所入悉  
歸于母鏹鉢不入私室每有賓客譙會先具甘旨進  
母飲食之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蒞  
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  
請其故君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長兄諧早喪事寡  
嫂散而有禮仲兄誼爲邑庠生每歲分俸以資之其  
孝友蓋天性也少從國子丞闕子興學易旣登第窮  
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易林專取納甲飛

伏非聖法廼作周易衍辭其文與雅深於易者躋之  
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爲訓者作典謨遺旨楚漢  
以降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君採其得三百之旨者作  
風雅遺音邵子皇極經世自鄱陽傅氏後知之者鮮  
君深究其理欲爲之訓釋而未就也蔡氏洪範皇極  
內篇樸法不傳君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爲補其釋  
數之缺蓋其立志直欲與濂洛關閩諸儒同歸不欲  
以文詞名也其爲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啓沃作千秋  
日鑒錄以獻王嘉納之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君  
上章諫王卽兼程以進旣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

廣王宮君力諫不可廟得不毀嘗講書西伯戡黎君  
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  
曰戡黎者文王也君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  
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  
事于黎耳相與辯于王前王解之曰二先生皆先  
皇所選以輔予經義未明不嫌往復何遽見於辭色  
其思寇賈交歡之義君頓首謝其在寧國凡所設施  
務在安利其民不恃聲威以徼時譽上官或非之君  
自若也及在湖南所至教民築陂塘以備旱嚴保伍  
以防盜民有訟者輒引古誼論之不加笞罰或譏其

迂君曰吾道當如是也其居官廉俸祿之外毫髮不  
妄取成化十六年六月疽發于背慮遺母憂有問者  
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床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  
母不獲終養耳遂卒享年四十有八卒之日囊無寸  
帛幾不能斂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嗟夫君  
之資稟如此其孝友如此其博學好古又如此其施  
于有政又如此然年止于是位止于是豈非其命耶  
使天假之年其所就豈可量哉是可哀也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華君山墓表

邵 寶

君諱山字仁甫別號靜菴華其氏也無錫人華自春秋來代有顯人入國朝以進士起家者若干人實自君始君年二十一舉于鄉登成化乙未高第釋褐知許州遷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改刑部擢湖廣右叅議奉勅提督太和山諸官觀兼撫民分守居二年乃自請致仕以歸是爲正德丁卯又五年壬申以疾卒年六十有六鄉士大夫須知君忠朴謙厚然君固亦有激發抗直者初君在許有王僉事

頃之子某者司馬馬公壻也犯法當死董僉事齡欲  
曲全之君入分司庭辯至免冠頓首不已董姬  
謝卒抵于法鈞鄰于許徵藩國焉許有奸民兩以地  
往代凡若干頃君執不予董長史彝見許深有荷華  
之觀肆言欲請之君曰是不可以言爭卽日令決其  
水荷乃不華民免於擾臨穎民史經左誘其尹指盜  
誣人尹故爲執政者友監司庇焉因減史罪君請附  
誣告致死人律上下稱允其在兵部先爲武選後武  
選缺官君以職方郎中攝其事稱世閭人遷代紀襲  
惟嚴惟法不少徇其在刑部能以安靜息請託在朝



廣尤著介特襄陽民馮成以罪減死當成邊久訟避  
還君立遣之蔓連者始獲安業道士有怙勢冒領牒  
踰禮部數者君置之法卽陽譏廩無以賑君爲發襄  
陽粟或以擅告不聽房山爲民敷新作縣治而未  
城君曰非備也亟請城之其他事類是者尚多若惜  
弟近民者則固君所長弗論也

湖廣布政司叅議張君萱傳

崔桐

張君諱萱字德暉號願拙松江上海人也自其先桂  
五居上海之高陽里得名張家浜張姓始著君生而  
簡重不喜兒弄弱齡就業於伯兄萊守以英敏見奇  
比長屢不得志於有司君益勵力積學不爲疲也竟  
領弘治戊午鄉薦登壬戌進士第筮授邵陽知縣郡  
治隄既吏姦民哀號稱難治且歲輸無藝徭繁力屈  
民以爲病君至一切紓以惠政而抑強調汚獨加嚴  
焉邑有滯獄君爲疑者讞之濫者勿聽刑以平稱機  
兵之役冗食者衆君令分番歸農以省工費之半俗

尚陰陽家說親死久不殯悉示以法里無留喪焉甫  
三年以案治一小吏不假借吏遂巧詆君於上官坐  
當調職至京師時逆瑾方譖朝士多濡足其門君獨  
不往時論高之踰年得嶧縣君曰官可改志不可改  
也嶧之豪右多匿丁田以輕賦君悉括其實無所詭  
隱學官時傾側大爲繕葺以敦歲祀故有五倉散置  
君聚爲一以便民且省斗級費民有露齒者置漏澤  
園泊義塚戒所在拚埋之諸所營辦咸取庀贖金金  
無入私橐者君抱公履方不能偶俗以是失使臣意  
至刺君於朝然輿論方歸望於君銓部亦廉其素得

不糾正德庚午改政和小邑也比域浙省每爲慶元  
龍泉諸縣流民所苦君嚴令慎防民賴不擾巨室多  
隱蔽田租致小民有無稅之徵君曰稅以田錯制也  
有徵無回毒在巨室爲覈免之簿書遂正巡按賀御  
史賢之移文兩浙以式先是庠士久訕科第君躬親  
課試登薦遂不乏壬申擢守茶陵州州境比江右民  
雜習悍盜賊多恃黨亡匿不可捕詰君類編其族威  
以連坐民懼盜息山鄉豪猾有侵負官物者君置元  
惡於法民知更行永新民越境占田歲負稅餘三百  
石君狀其弊白當道責永新吏督徵轉輸以紓民累

至若禁市薶均賑卹可以利民者靡弗實力焉巡撫  
安成劉公荆山王公交章薦君未及報以母憂去丁  
丑改潞州州有藩府輿役之擾且民以土紬爲累君  
悉禁之先是歲徵無定制右族緣以爲奸君善爲會  
計使邊輸存留輕重相等焉時逆彬勢赫赫君不難  
以身翼忠民倚以安巡撫張公嘉其迹特旌異之無  
何擢湖廣僉事去之日民遮道攀泣相率畫像建祠  
以俎豆君君蒞湖泉恩威兼著長寶二府報獲盜百  
有四十人君察誣引者衆悉原之尤嚴獄囚瘠死之  
禁不得令仇家有所中傷時有捕蛇之役君遣囚徒

行得無擾良民麻城馬政多奸剗厥額外濫稅皆釐  
正其弊當道稱其名冠湖臬威加荆岳治迹考最嘉  
靖壬午擢本省叅議主糧儲先是侵剋積弊邊衛尤  
甚君立法禁處奸無所售卒以直亮不阿忤意巡撫  
引疾致政旣歸怡情泉壑謝跡城府構一亭扁曰願  
拙日課二子諸孫其中意豁如也居五年以疾卒時  
嘉靖丁亥三月得年六十有九

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公煦

墓碑

文徵明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陽東之有盧氏自宋院判公寔始寔四傳曰員徙邑之雅溪爲雅溪始遷之祖曾祖宰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耨有所著丹溪纂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贈安人公生天順壬午以縣學領成化癸卯鄉薦凡九試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辛未授大名府長垣縣知縣甲戌召爲刑部雲南司主事連丁內外艱戊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進河南司署員

外郎嘉靖壬午起拜四川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叙  
瀘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奉勅提督太和  
山丁亥致仕明年戊子單恩進中順大夫越八年丙  
申正月廿四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公生穎異  
而惻惻諄諄學務博綜然不事勦說質義揚摧必求  
道之所在以達於用旣仕有官守遂用推之於長垣  
卽仲由所治蒲也故有學堂間相傳先聖講學之地  
故祠敝陋撤而新之興學教民導以化本而納之仁  
軌會盜發隣壤流劫境上攻圍城邑所在貼危而垣  
備不素公練兵飭甲乘城固守矢心厲衆督率撐距



寇者至再戰而劫之摧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輜重盡散以享士復斥其羨以代民租民困不擾士亦用命迄用保邑完境而焚嘉之績爲一時最在刑部尤號明審前後關決不下百數析律詳明持義平允傳爰論報未始骹法而矜阻仁隱存於中諳練之稱達於上下遂有蜀臬之命蜀去朝廷遠俗儻而健豪民假貸例責倍息而叙漚所轄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誠心拊循民用安集而軌道要束俾咸協於理芒部土官兄弟讐殺官兵不能討議將撫之公持不可謂事有曲直而搆難方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

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順而相機進止時前政墮  
弛民兵連蕩公料檢鈎撫悉爲緒正軍民方恃以集  
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祠事而兼撫鄖襄事  
詣勞出所守鈞陽適當顯陵孔道車徒結轍冠蓋相  
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鈞鈞民疲不堪命嘗借助於  
鄖公爲科譴踐更使資力相當民方稱便而當道不  
視公者顧撫拾以爲公過然卒亦莫能爲公累也公  
遇事詳緩不爲激卬暴白之計然砥節履方亦不肯  
靡薄隨人班資崇庠任運而已流賊之擾公勞積居  
多同時有起邑爲廷臣者而公浮沉常調曾不爲意

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雖多卒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事持廉初以進士督造蜀靖王墳贐謝千金悉拒却之守官所至俸請之外毫髮不染太和之役尤利源所在公雖操勅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納訾省一屬之中官雖供頓餐錢亦歸公帑有贏以新學宮治亭徵或代輸逋租利濟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爲事首輯譜牒置義田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於族屬又推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或有所侵悉置弗問而橫迥之來亦弗之較曉益

歐陽修

卷之八十八

書

原靜蕭然事外竟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巨人長者非歟

布政司參議蒙菴劉君臬墓志銘

鄒守益

吾友蒙菴劉君應占望出叢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  
德言爲始祖至太常寺丞稅徙居山頭洪武有諱子  
遠者以明經薦不起教授于鄉祖諱威封大理寺左  
寺副父諱潮號東軒以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官至廣  
西按察使母高氏加封淑人應占以弱冠舉庚午鄉  
試第一明年登上第選爲庶吉士又二年授翰林編  
修考績進文林郎預典庚辰會試文衡 皇上嗣統  
上疏陳時務四事同修 先帝實錄以經筵恩受錦  
服銀牌之錫其冬歸守東軒公制服闕北泊臨清如

有所不樂飄然南歸既而有所例翰林政事疏通者  
皆外補乃授湖廣布政司叅議卽上疏致其事時年  
三十有八矣歸之五年癸巳六月十二日卒于家娶  
周氏封孺人無子遺命立其從弟永之子而襲側室  
女一甫二歲許歸彭某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  
于密湖祖塋之次其叔父浣及泗致其宗兄漢陽守  
本用狀以來徵銘予與應占同生于辛亥而二父同  
官于廷尉其後同試于邑同升于朝又同歸于鄉非  
予誰宜銘者顧應占平生無留稿家復失火雖疏四  
事竟無一存者故狀述甚略乃追憶而誌之始君之

在振也東軒公以周易筮之得井之九五故名之曰  
泉字之曰應占甫成童日記數千言屬詞滾滾遂有  
聲京師年十七與予偕試邑令吳公景駭之曰益當  
魁天下泉當魁于江西其後果然既發解入讀中秘  
書謂功名可立致稠人廣坐侃侃論天下事復以諧  
謔濟其辯博又善奕往往屈其同列以是寡與合者  
獨雅善楊狀元慎數以策于石齋相國相國奇之遂  
留于翰林其後歸省于家三年復北上豪邁自負不  
隨俗頽仰見逐勢射利者切齒欲折其角逆濠方煽  
亂能禍福人復以利餌縉紳獨應占倡言其惡激臺

諫劾之功者以是陞要階應占每見執其牙牌曰何  
從得此其人感謝曰劉先見劉先見云其泊臨清也  
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撻以斃應占拊腹  
違舟行自相答問曰能黜以撻乎曰不能驟進乎曰  
不能能黜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之及奉  
例外補也應占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場屋雅  
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  
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  
相率留之竟不能挽時盛暑旅邸湫隘又恥與人接  
而胸中磊砢日取醇酒澆之頽然獨醉蓋自是有酒



疾矣既歸日蒔花卉雜置山石與所厚高談縱飲夜  
分不爲止族屬數千指能以才略聯屬之無少長智  
愚豐嗇皆歸心焉豪家有侮者以身任之雖勞且費  
不惜復居市之南樓隣黨而約之曰犯吾界者羣攻  
之聞者相戒勿犯或謂之曰仲尼之徒乃爲桓文事  
耶應占頤目曰喚豎子爲桓文不愈於爲戰國乎予  
扶疾南歸應占過語輒移日常從容問曰曩辛未之  
夢也曰廟上流芳並千古今落落如此誰當爲流芳  
者予曰在德義不在爵位吾郡之人物必稱忠節稱  
廉介稱道義而高官豐貲不與焉至或有造臭矣吾

與子患不芳異患其不流應占由稟語曰吾不能剛  
制于酒又以無嗣比女色此齊宣之疾也故雖善不  
能行予握其手曰蒙菴讀書萬卷獨不聞兩斧枯樹  
之危乎加餐可以養生寡慾可以種子子東軒公之  
金注也胡爲自輕如此應占感其言爲之止酒出宿  
于外蓋幡然有意矣旣而酒伴強之飲且諷之曰不  
近女何由得子嗣醫不能効疾亟猶屬其族捐所佃  
官地構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辭色不變旣革矣  
太淑人號泣問後事井井有條雜戲謔竟不至恒戚  
云嗚呼以君之才與位與年宜展矣而遽廢旣廢矣

衆謂將復起中丞劉公節疏薦之矣而竟不獲展然  
觀其殷田捕盜之略亦可槩見也已田之數也有田  
者胥忌之應占獨曰吾田連數都不爲少矣然終夜  
以思終不可以一身之私而廢一邑之公其後謗訕  
四騰當道亦眩矣草書數千言以達少叅朱公執辨  
析利害粲然如指掌竟賴其力以濟西盜方熾應占  
揚于衆曰吾佃連數都竟無一染者是何羣公之衆  
也無縱交通無避淵藪磔諸賊奴如狐兔耳衆畏惡  
其語掩耳走然貧弱至今誦之銘曰瞻彼豫章風而  
揚噫飫之以冰霜棟明堂噫中道而撥誰爲之殃

三峰嵯峨蜜湖洋洋噫尚千百年莫之毀傷噫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後江楊公言墓

碑銘

張時徹

余嘗讀載記見夫忠而獲譴信而見疑流離擯斥甚或齒劍以死蓋深心傷之夫祿爵者士人之始願也生者恒情之大欲也舍所願欲而徼其所不欲不以華袞毀操不以嚴誅改舌豈其性獨爾殊哉亦誠有所好也方後江楊公之爲給事也適大禮議起廷臣不當上旨元輔去禮卿去諸曹言者去繼而諫臣杖百司杖文學侍從又杖且戍且死而二三儉人方奮袂躡纓橫肆醜詆以鑽上心此其時猶烈焰之

不可揀沸鼎之不可探也而給事中則披肝吐赤侃侃無所避忌不惜喪其元又何有於祿爵哉推此志也卽有嵒岷之行君子猶將諒之而況讒曰不根卒從放免以死悲夫按狀公諱言字惟仁系出河南太一府君驃騎將軍後有從宋帝而南者家於慈谿是爲大方橋楊氏至諱子春者永樂間贅鄞甌湖之祝氏遂籍於鄞子春生時祚時祚生灝灝生明彝是曰拙菴公奉政大夫四川僉事則公父也公生而爽慧稍長客試之對卽應聲就對輒多奇讀書目數行下弱冠遊學官遂籍有儒譽開門授弟子經蓋履滿其

戶矣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于禮闈辛巳賜進士  
授行人使于代而代王故好學以公名儒賓禮益甚  
隆也公乃爲諸生說易諸生卽翕然師事之其後以  
易舉者凡數輩復命未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  
以安代者莫如公宜公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  
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  
張公璉桂公萼陰脅公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大  
要謂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  
躋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  
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

世室之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旣正祀世室而復  
叅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  
宗也以獻帝爲稱而宗之是近無敬毅也諸所云云  
皆爲不經陛下前旣罪醫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  
署丞何淵之言前旣俞禮卿席書之議而今乃拂書  
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  
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  
卽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  
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圍爲不軌内外洵  
洵矣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



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勲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  
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之言旣褫其爵矣又逮  
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  
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刎  
卽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旣去之臣豈國家養士  
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瑤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  
也惟 陛下財察之若以無籍暖昧之詞成師保大  
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 上大怒刑鞠  
于午門至折指慘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已乃稍  
遷溧陽令蘇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

司益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謫夷陵州知州稍遷  
荊州府同知四川僉事湖廣叅議亦又稍稍起矣而  
忌者復傾之遂鐫籍以歸此所謂忠而獲譴信而見  
疑者非耶公之請也所至剔奸興利澤化浮洽深則  
祠夷陵則祠諸久近不同要之頌德無已也當其入  
蜀也舍于驛中夢祿衣郎進曰忠良胡爲乎來哉詰  
旦谷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而自縊語其狀甚肖昔  
公所論救語獨縷縷者益其感哉其歸也則溧陽馬  
氏有怨而風南臺飛章擊之其所論則分守武昌事  
而公則未嘗一蒞武昌也天官考功郎傳君願知公

者也爭之不得而謂公曰盍自白乎則歎而謝焉公性篤孝友仕不忘親有甘旨不遠數千里致之餘祿雖微盡以歸父翁置生產與伯季共沒齒無間言視女兄弟之嫁者猶在室視兄弟之子猶子有無相通戚休同之諸子有資行者延師以教成而業於膠庠則資之不匱家居角巾布袍崇尚約素曰吾以爲子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誡之曰吾死不願女曹有此行也公生弘治改元戊申十一月十有三日卒于嘉靖壬戌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公卒四年墓且宿草矣公之子持戴數以隧道之文爲

請余疑其欲諛也而宿諾者久之已乃斷於心曰文  
以徵信耳奚諛而可遂據其可信者而著之篇銘曰  
虎豹九關疇弗備乎而獨大聲以呼羊腸九折時弗  
憚乎而獨叱馭而驅彼含沙同影者豈其無所而獨  
公乎是虞嗟乎嗟乎弦直者曲乎玉潔者汙乎子哉  
後江柰何乎斯人之徒興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吳公子孝墓表

皇甫汈

鬱鬱蒼蒼有山曰陽玄廬帝錫永柑寵光此延陵吳  
仲子之墓也公諱子孝字純叔別號海峰晚更龍峰  
自延陵而降世爲長洲山塘里人生而穎悟絕倫考  
文端公愛之甚五歲占對七齡賦詩欲出過庭美由  
卽席且機辨響捷長於典謁遂使字父謝愆呼友起  
敬云李文正程篁墩並爲學士一代偉人文端公時  
爲編修攜以往見咸深器之至弱冠博覽得於兼行  
玄思成於宿構將濟世匡時乃著說守以見志焉隨

任留都喬司馬座客常滿至則盡傾上新建門不妄  
通見輒嗟晚名益振於諸生間矣壬午舉應天越已  
丑皇上臨御之八年也天下士舉於南宮者三百  
二十人吾蘇十有六人公爲之首及賜第選爲翰林  
庶吉士上方稽古禮文銳情經術延攬俊乂殷潤皇  
猷有若吉水羅達夫會稽楊汝成陳約之西蜀任少  
海熊叔抑東魯李伯華上黨栗仁甫江左唐應德公  
與余十數子者敷緯國之華摘挾天之藻雖牧馬之  
輩相得而快甘泉之遊然絳灌之屬交嫉而興洛陽  
之譖矣厥後曹給事數相於闕庭王中郎忤宰於省

賢曾楊二侍御批龍鱗而抗萬言視鴻毛而輕一死  
其餘敷歷中外蜚英聲騰茂實者莫可勝原我明得  
人於斯爲盛矣然不克久奉清班超踐崇品命之所  
遭亦略相似也先是文端公喜業紹於池毛懼途迫  
於鐘漏由南部尚書乞骸東歸避賢者路哲哉公初  
授台州推官便道過吳復展家慶圖欲陳情奪於父  
命而止居台三載擢廣平通判夫以藝苑之英出爲  
理官以臺諫之器置爲郡尉大乖常格人共駭惜恬  
不爲意恪供職司折獄平反越號神君典牧蕃息趙  
稱良吏豈恥視刑案不對馬曹徒守文牧而不關吏

局者哉文端公聞之移書嘉勞亡何以廣平最拜爲  
兩文選主事至則堅請侍養竟蒙千古酬其初願孝  
哉乃竭力娛親大構別業昉平泉以治園擬東山而  
營墅臺榭亭館之華林竹花石之盛甲於吳中固有  
踰者鄭莊開驛賓客響臻鄴架儲書子孫絃誦他若  
賜金藥施懸車許借雖文端雅量能成其志者公也  
里人慕其風曰生男當如吳仲子今三賢堂所集後  
學彬彬向化皆公造焉壬寅文端公八十有三薨執  
喪毀瘠恤典加隆備其哀榮從公請也乙巳起家補  
禮部精膳主事尋陞光祿寺丞去羨裁冗著爲甲令



所減大官之費歲以億計自是寢有列卿常伯之望  
以性剛毅介直好面折人過兼之持論峻激不爲脂  
韋澳忍忌者媒孽其短政府銜之銓司希旨出爲湖  
廣右叅議分守下荆南道提督太和山公歎曰天台  
武當世謂福庭靈竊何幸兩爲仙史他日溘死牖下  
魂魄當遊二岳間也褰帷行部齎服謁祠殿則延眺  
於鹿門致慨於峴首曰龐公叔子獨何人耶太和歲  
例出納悉委所司乃稽其贏籍記之權璫斂手鎔銖  
莫敢私者陰畜憾焉庚戌察吏坐譏免官廉吏可爲  
而不可爲信哉由是浮湘江遵鄂渚下赤壁遡采石

而還如平屈原懷買傳諸作辭多不載閉關卻掃蓋其先人之虛觴咏其間家隣虎丘每花辰月夕或杖策攀躋或操舟沿汎狎魚鳥以留連從林園而忘返辛壬癸甲之歲師旅方殷饑饉相踵凡備倭輯盜禦旱防潦臺省造門咨訪規略多出公議較若指掌賴以輯綏終不自言家居數載余亦自滇免歸把臂甚驩命酒慰勞相信益深凡有述造示余商確評定之玉涵集余所選次并明珠集皆爲之序昔左沖假寵於士安沈約邀賞於元體其槩一也追昔彈冠京華策馬交馳聞鶉鷄蹴起當是時入思論道於東觀出思

銘勒於西域乃今徒以雕篆爲伎鉛槧垂聲卽使不  
朽豈余二人之志哉所期共保玉體俱享黃髮癸亥  
之春忽染痰疾步履稍難言語遺誤竊爲憂之七月  
八日避暑虎丘再宿疾作返舍危坐揮藥不御中旦  
長逝矣距生弘治丙辰正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九  
天胡不稍假俾臻古稀也悲哉公配顧氏封安人所  
生五子長曰尚朴以文端廕應拜京職次尚文郡學  
生又次尚默尚潔尚遜俱太學生潔先公卒孫男八  
人亦皆駿發所締婚媾俱鼎族云公善誨諸子逮孫  
並爲儒流一洗執習雖所室別開銅盤異饌將以勵

之而能翔桂挺方之荀賓友于觀摩之力也小有過  
差不爲譙讓潛自改省無傷和氣焉公豐頤便腹朗  
目修眉聲如洪鍾每酒酣耳熱引目微眄掀髯宣吐  
詖浪唾咳文采煥發聽者咸避其鋒歲時伏臘薦享  
虔肅至敦睦宗姻蒙舉火之惠矜卹孤寡殫分宅之  
仁人有緩急力能解紛事有不平慷慨爲理獎援善  
類拚護瑕疵皆人所莫能及也所著有說守問馬集  
仁恕當日錄玉涵堂集明珠集平胡論及序記碑銘  
若干卷行於世重修宋史殺青未就以俟後人字學  
虞歐稍變戈法詞宗晁晏尤長小令下筆輒成倚馬

可待得之者列開府之屏題載山之箴照乘揜輝徑  
尺非實也卒之時朴承諱自京數千里徒步來奔蒙  
犯霜露不挾月而抵帷堂一慟幾絕孝行若此公有  
子哉越明年甲子閏二月十日偕弟儉等奉公柩權  
厝於陽山文端公賜塋之側俟吉乃葬彭徵君狀其  
事王岳伯著爲銘互闡幽光都無遺絢矣謂余與公  
卒爲相知司直兄子復嬪於儉兼有世睦之好屬余  
表之夫萬石孝謹公儷其醇大丘長者公駿其風顏  
氏義方公迪其訓河陽拙宦公戒其多子長史才公  
纂其緒少陵詩律公嗣其響從公游者易名於蓋棺

指法於史氏謚曰貞毅不亦宜哉系曰延陵亮節于  
載以還德微匪墜季仲之間鴻筆色絲刊石永堅余  
表其大捐之名山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雲龍蔣公勸能墓志銘  
餘姚蔣氏自諱彥祥者始故江右南昌八元至正中  
判餘姚州事因家焉入我朝至嘉靖戊戌澄江公始  
登進士上去州倅公七世澄江公諱坎歷官臨江知  
府有子六人其第二是爲雲龍公公諱勸能字汝才  
年少善文壬子補邑弟子員尋以貴入太學丁巳余  
從先文恪公之南都遇公於臨清始識公辛酉公中  
順天鄉試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公沖雅有儀見人色  
溫溫然又工於專對嘗使秦藩唐藩所在人敬慕之  
咸謂必入臺省會當路有忌姚人者止擢祠祭主事

是歲隆慶戊辰也庚午晉主客員外郎遶澄江公類  
歸癸酉起補精膳萬曆甲戌奈從公後備員主客是  
時著中多知名上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  
經濟錄吾學緇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  
新安人所輯明興以來諸名公書疏也而吾學編者  
鄭端簡公所纂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半之各  
以意加評點十日爲期公退時集署中各攜所讀帙  
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辯論余因得聞  
公餘教公沉細不爲枝蔓談衆紛爭時公默然聽之  
間出一語折衷輒中的余深心服焉乙亥擢精膳郎



中丙子出爲湖廣右叅議分轄衡永寔駐節永州未  
與廣西界峒徭爲患時道州甫被掠公詢鄉民知有  
徭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爲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  
於是徭老懼諭其衆歸所掠公因召來與語爲除其  
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其子弟教誨之徭人悅服  
而廣徭攝公威德終公在楚皆斂跡莫敢擾永以徭  
警嚴夜禁犯者輒斬首奸民或乃萌邏卒報其私伺  
夜出掩殺之公曰是且甚於徭矣下令必生獲敢擅  
殺者死間里以安公內明而外寬其政以慈惠爲本  
不屑屑求名然仁澤及民者寔多永屬邑零陵易治

以附郭稱繁官全設而祁陽在郡東北民狃悍多盜  
官乃不備公請捐零陵簿以益祁陽兩邑至今使之  
零陵有要人氣煩甚張宦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  
託公公不爲意因構公已卯公丁母太恭人艱歸道  
中白簡時直大計余在驗封而考功郎者公之同年  
友也爲緩頰解於相君相君內已有主乃佯曰此人  
無大過第才不任劇耳遂從鐫一級例辛巳直指復  
加重劾時公離任已二年又計榜旣揭何深求如此  
莫測其故直指臨江人澄江公舊守彼郡疑或有宿  
怨未知然否然公自此不仕矣永州龍興寺有息壤

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公持之不以公

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碑甕而起者步四步高尺  
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掃者盡死由是人  
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時掃者其死  
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余亦以爲然公在永州時彼  
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貽公書曰使公早與之則  
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余與公相共驚異按古籍  
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此所云鮫竊以堙洪水  
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

公以勞瘁當之者亦臆說也初余同公在禮部時寮友皆相契者情好甚洽余初入仕不悉世故妄謂仕途多賢可時時得師友及後徙他署則不能然卽禮部至今亦皆謂不能如他日之盛然則昔所值誠爲希遠是時余邑三人尚有鄒方伯國材今諸公皆躋顯位不亦享榮名獨公抱憤懣以沒可爲太息公每與余道舊故未嘗不歎歎感念也公家居惟好讀書所著姚邑賦爲人所稱有詩文集若干卷公生嘉靖甲午十二月九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八日得年六十八娶宋氏在官兩週舉恩行人時贈封潯江公中憲大夫禮部時母黃進太恭人配宋封安人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羅君銓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四年五月湖廣按司羅銓文衡卒於官羅之先  
家撫之宜黃元初有仕爲吉水州學錄者遂家州之  
東坊學錄孫再可再可孫繼道繼道子景泰少遊江  
淮遂居山陽娶范氏生二子文振文衡也文衡自幼  
敦茂不好狎其書冊不去手稍長充邑學生旦夕克  
勤所造詣日出同輩右永樂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  
午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無幾丁內艱歸杜門謹禮謝  
絕賓客服闋改廣東道時風紀頽弛朝廷陞通政

使太康顧公爲都御史奉勅選留賢俊罷黜不肖臺  
憲一新顧獨數數稱文衡之才且良曰御史不足久  
淹之也文衡襟宇閎爽而靜專厚重明於理勤於事  
慎於法審於情雖未務必求至當同輩有窒未通者  
咸就質之都御史有疑未決者咸召咨之凡各道擬  
奏刑獄率經文衡閱牘乃進一一爲盡心而未嘗有  
忤色廣東民墾兵後荒田厚蕝境內屯卒欲斂之不  
得而忿結衆夜竊所獲民覺起逐之卒棄走其三人  
失道溺死按察司論民三人抵死獄上文衡言於顧  
公律竊盜棄財走主追殺者免罪矧滑平公從之民

皆不死常州奸民告富家謀作亂所連甚衆奉命往  
按之皆妄遂抵告者罪其明治獄多類此於事干禮  
法者不肯默默刑部郎有私忿相詬聲徹堂上堂上  
官不能制文衡曰是可長乎遂劾奏忿詬者皆降黜  
堂上官以宥免會湖廣闕按察使有旨令廷臣舉端  
重廉能達於大體者遂以命文衡公議翕然稱允既  
至獄有繫囚二千五百久未決數日發遣殆盡人皆  
服剗弊剔蠹不怒而威時民間徵調繁夥有司往往  
舉錯踰制文衡憫其非得已也率從輕典惟受昧無  
所寬假每語其同官曰內執法獄議或失中有大理

爲之平外莫爲之平何可以不盡心景陵令楊季安  
廉正不阿見嫉於州州誣其罪於鎮撫使已下楊獄  
文衡爲白之復楊官而正州官之造誣者罷之都指  
揮陳震縱私不法奪造御物廨宇爲私居糾正其罪  
其武臣率挾威厲民前之持憲者罷粟莫能戢文衡  
一裁以法若武臣者咸誚其嚴卒不爲動歲饑近邑  
流民紛集城下躬出撫輯捐俸倡寮屬出米食之濟  
活溺衆倡家乘機買貧民幼女習歌舞給歲父母倍  
直求贖不得文衡聞知惻焉下令不予贖者罪之凡  
歸五百餘人奏減各郡驛馬千二百匹遞運所夫七



百餘人以舒民力未卒前數日猶力疾草奏言都司  
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授今都司官犯賊率循  
例罰役復職武人微幸不知戒儆反爲得計作過愈  
甚乞自今如係軍功陞者但犯賊罰役後復其職發  
守邊總兵帶管操備聽調如非軍功係保舉陞者犯  
賊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有以警肅下人從之所至  
處同官如兄弟未嘗有間言水蘓之操始終一致春  
秋四十有七而卒卒之日湖湘之人如喪所親中外  
縉紳君子皆有喪良憲臣之歎

湖廣按察司按察使弟叔嗣行狀 高仲嗣

維我高之先蓋涪川人云初我祖義當洪武初徙處  
祥符遂爲祥符人云義生清清生謹謹生我父珣珣  
乃生我兄弟伯嗣叔嗣云叔嗣字子業初叔嗣之生  
也母甄乃夢人擊門大呼高車者三母甄驚謂予父  
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殊震焉父笑曰此吉祥也  
已而生吾弟云蓋叔嗣弱而穎特我父乃私心獨喜  
是年提之官當是時我兄弟各無恙而相者獨奇吾  
弟有匿犀因熟視予父曰君第三子貴當不可言願  
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年而父僚因以詩書教

之乃隨聲響應而父僚乃大驚謂我父曰君兒果奇  
異相者果非欺其後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生  
十六年著申請賦一首幾萬言當是時我乃與弟從  
鳴皋君游而鳴皋君遂因杯酒以其賦傳云諸公遂  
乃屈其座人蓋我大梁中諸豪由是皆流嘆以爲弗  
如也是年秋試乃以文奇不中式生十八年而文始  
中式云此正德己卯年也嘉靖癸未舉進士始爲工  
部營繕司主事調吏部稽勲調考功陞稽勲員外郎  
郎中乃論事頗與時忤遂病歸歸三年起仍前官云  
久之又與時忤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久之陞湖廣

按察使其在山西也仁恕明斷其巨者剖疑獄十二  
事儒生栗應宏刊其事晉父老咸稱其神勇及按於  
楚五月而政平夏大水乃禱於山川諸神歸而病病  
纔九月卒楚人皆流淚泣始君應聘較文盡得當世  
知名士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棄瓠集考功集晉  
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由是著名海內其所交游  
皆當世之賢豪長者事親孝事兄恭出入中外十餘  
年其遣家人問安時時不絕家書必流淚封題常曰  
兒不得視膳左右予與吾弟別蓋七寒暑書每至必  
曰凡服食如何也吾流淚思君初君之未卒也其書

來言曰予生年未四十狀便如五六十翁矣子髮短  
將半白矣書來未十日而聞其卒天平天平天禍予  
兄弟果如此耶先是君送友人鄭入京持杯歔然淚  
下霑衣鄭驚起謝曰公胡淚流如此也而君乃把袖  
嗟歎出聲曰予無見公期矣由是諸僚皆驚以君爲  
不祥語也嗚呼人間胡不祥之有幾耶君號蘇門山  
人語人曰吾慕孫登之爲人也要袁氏累封淑人子  
二公得年三十又七歸葬我祥符鄭門原嗚呼予乃  
恐其行之泯滅而不得傳也於是狀其事而頓首太  
史公門伏惟有以采而志之吁其不朽已

又

霍韜

渭厓子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傲亦宜嘗餞送中丞巡撫於江之潯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偕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徐吏曰盍姑遲待之子業曰予僚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于于如也山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集議僚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傍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

送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  
候副使謂憲副地道主也出遲不候禮之節也同僚  
忌且怒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業傲實非也  
涓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恒拙自詭曰不屑  
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江棹與鄰之人爭宅址將  
閔除刃族人孜等匿二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開全  
界以宅棹埋屍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棹狂殺其妻棹  
囑妻家訟棹併誣棹殺孜事棹拷死無後棹與弟樂  
爭襲棹訟上撫院付子業鞠焉子業問棹曰孜等屍  
在所棹對曰棹殺孜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棹何事

殺狄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  
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兄室有斯理乎問  
吏曰搜屍棹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屍棹室掘地  
得二屍于棹立所刃跡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  
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虐  
死二十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  
祇布裙一縠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劫何也世傑  
曰賊餌色姦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對  
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  
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



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僕更汙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  
獄妻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給縣官  
縣官懼聽遠入獄磔民死擲屍獄外上官止治遠僕  
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  
乎卒正遠罪渭厓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  
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  
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  
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興災變流行  
豈可得也故爲論次子業察獄三事例焉俾有司知  
臧典之重云爾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傳

實錄

義字厚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於京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愼菴彭公疏墓表

李 賢

公彭氏諱疏字毓敬其先鄱陽人宋哲宗時有諱忠  
泰者官於吉之安福子孫因家焉代有顯人至諱六  
者國子生未釋褐而宋亡遂隱不仕子孫相戒終元  
之世無顯者公之高祖祥翁曾祖芳遠祖古清父欽  
樂皆業儒欽樂用公貴累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廣  
東按察司僉事母李氏累封太宜人生子六公行三  
自幼卓秀受業於古廉退山先生蚤有時譽永樂甲  
午首領鄉薦戊戌登進士第觀政憲臺時營建京營

大臣以公才可集事奏委督起應天諸郡夫役有司  
耶其廉令出無敢後期者吏受賄者置於法夫道亡  
者當憾公以誠感之曰能自首者免於是首者十人  
九漂水有虞真素以才力自雄爲懷公列其惡狀真  
計窮而出公曰爾所以安於豐產者皆君上之賜也  
爾不知爲報邪真叩首媿服自後無敢亡者明年以  
山東夫役緩於運木復委公督之令甚嚴衆爲公危  
公如期而還時侍郎李友直統其事嘉公能而延譽  
之公之名益著明年冬以親民職重擢公知政和縣  
御史李宋時巡銀場懼公不容其家人奸利乃妄致

以論  
林氏  
天下  
督學

其罪謫徙沛中公處之泰然自得洪熙改元用薦者  
授臨清教諭乃作新士習具有程法諸生莫不悅服  
感激奮勵多底成才公在師席凡三典文衡楊文貞  
公高其學行薦陞翰林編修公曰是職不易稱也益  
勵學忘倦雖空匱不恤預修五倫書及宣廟實錄  
同事者服其精勤正統改元賜勅命文林郎時朝廷  
留意人才乃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以憲職  
提督天下學校公與選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既蒞  
任立教條嚴考課歲歷郡邑開導諸生凡弊舍廢缺  
者增修二十餘所書籍不備者咸刻而傳之嶺南士

風爲之不變科目之盛幾於中州復兼督農桑勸  
官屬奉法不撓人服其公朝廷嘉之賜誥命進奉政  
大大修正庶尹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仍理學事景  
泰初罷提學改任湖廣奉勅贊理廣西軍務公益致  
致不憚勞涉未幾引疾致仕太宜人猶在堂公得奉  
歡膝下已而居喪營葬一循家禮處兄弟間尤篤於  
友愛相接怡怡如也立義塾以訓子孫暇則徜徉山  
水間自謂無樂以易之如是者五六年忽疾作不能  
言昇至正寢精神不亂意欲承訣乃秉筆以書有曰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

而卒天順戊寅六月也距生供武孝六年六十有八  
公爲人剛毅嚴肅雖燕居無惰容然孝友忠厚出於  
天性接人意誠而禮至尤謹於奉禮先塋在四遠者  
歲躬展省平居言論一出於正義有不合雖小不爲  
所當爲者雖違俗忤物爲之弗顧也於書無所不讀  
爲文雄贍追古作者所著有備忘錄慎恭等集若干  
卷藏於家

按察副使田君汝紆墓志銘

崔 銑

君諱汝紆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子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請攻詞賦予旣交舊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



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有餓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概聯又劾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譟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嗽譴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勒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

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  
升謫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謫起共欲擠入  
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  
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權  
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  
旣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  
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  
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授行人在  
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  
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閱四

廣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閑居者十有二年

湖廣按察司副使伯兄九峰公應垧行狀

屠應垧

屠氏故陳留人宋南渡時始徙浙蓋昆弟二人其一過錢塘居鄞一止嘉之鹽城後鹽城分爲平湖遂世爲平湖人自宋歷元子孫居積巨萬任俠有氣稱豪里中高皇帝時凡里中諸豪悉窮治無所于貨而屠氏遂被錄徙竄盡沒入其貲吾始祖曾一公以出贅楊氏身僅得免未幾楊氏亦被錄吾始祖以他姓故復得免今乍浦演武場廣袤約二三里許猶相傳屠氏故居遺址云曾一生亨一亨一生澤民澤民生

湘湘生機六世有隱德而至吾先康僖公始克自振  
樹以昌大其宗時屠之居鄧者亦積至巨族弘德間  
先公位司寇鄧之伯丹山公位冢宰兄弟並列上卿  
煇燿當世於是當世稱著姓則江南有屠氏焉先公  
生子六人兄最長諱應塤字文伯居近九峰自號次  
應坤應圻應坊應垓應埏兄生而穎異先公鍾愛之  
凡一時巨公名士多遣事其門下韶齟聲譽藉甚弱  
冠領正德丁卯順天鄉薦舉辛未進士常是時賜宴  
恩榮諸公卿士咸與奉禮法兄竟被酒詞中頗詆及  
上相公卿士嫌其傲不遜是年進士選儲翰林兄以

故不獲與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先公請老家居  
兄得陳情予告歸省還改兵部職方丙子歸居先公  
艱執喪無踰禮己卯服闋改禮部精膳員外郎尋遷  
祠祭郎中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事下部議議者  
多惑幻冥禍福立異有滑稽之心兄主其事一夕發  
檄遍京師盡毀諸寺無復艱慮其遇事剛毅類如是  
時武廟崩今 皇帝入承大統秩郊社禋宗廟殷祭  
上下羣方諸神以幽贊神祇百靈暨上 兩宮徽號  
諸大典禮兄與有勤勞秩當遷而少年多銳氣不能  
踽踽逐事守尺寸承奉大吏乃竟謫爲揚州鹽司判

官鹽司者泉貨之藪也大賈負集諷刺易與況快快  
抱恨心日與泉貨爲伍其勢不克自拔士大夫咸竊  
稱焉兄至則執半守憲統御輕重未嘗與時俯仰以  
獲贏利以故富商不得持貨奸吏以待急輕賈不致  
亭次售賤以滯時公私兩利上下平準於是商人無  
不誦兄德者而兄廉聲日益起甲申擢鎮江府同知  
鎮江郡大而區沃且當東南之衝輻輳百物最號難  
治而同知者又非守若也才益難自見兄則審利病  
平煩劇區處中理不以位窘其才鎮江人翁翁稱之  
乙酉擢僉事按察河南攬轡矯矯肅然澄清之意殆

無伍也獨與其僚王公應鵬及其鄉大夫李公夢陽  
相友善二公者海內聞人也一日與李公登梁臺則  
顧相嘆曰嗟乎此非中原故都哉方金人之南也羣  
醜烏集酋虜狼越使宋室諸臣慷慨抱節因中原安  
土之衆豪傑憤恚敵愾之志北向陳兵人勇百倍則  
河洛不足言而燕雲可併復也顧乃畜縮竦瞽望風  
長竄神鼎陸沉君父淪沒豈世運固然哉夫亦寡謀  
失慮國無人之故與於是李公嘖嘖賞之又他日過  
夷門則顧謂王公曰嗟乎窮達有命顯晦有時數奇  
哉侯生才智不讓儀秦而蹇厄過之微信陵君則已



矣是命也夫夫信陵君之好士也大梁墟中今遇之  
亦有執轡恭者否乎且人之於世生死瞬息無幾也  
所不朽者名耳今吾幸覽古之遺跡益以重懷功名  
之未立而後之人無所於聞也豈不傷哉於是王公  
則又嘖嘖賞之是其激烈慕義之志蒸蒸然必欲揚  
名當時垂功後世以故挈綱振紀禁奸輯良執法無  
少屈撓而土豪世家反目不敢視擬跡不敢行然稍  
尚操切雖同僚長者或意有所先則輒自爲之無所  
咨詢由是薦紳中多不協丁亥擢湖廣屯田副使其  
爲政如河南時務抑豪右便窮困治最有聞乃竟以

故河南謫被論當調用時特旨賜致仕則衆嗷嗷焉  
以爲有所忤大臣陰傷之也而事從中降亦莫可曉  
夫其廉以遠利詳以理賦嚴以督奸恤以柔民皆炳  
然可觀使當宁者矜其能寬其罪則業亦偉矣而局  
於淺宦不能殫試可慨也兄爲人簡易高諒磊落不  
羈與人交坦坦無他腸然亦倨慢且峭直又好議論  
人短長故多所致怨至其孝友天性篤至先公卒時  
諸弟圻以下多幼兄躡踊大慟曰嗟乎父之誨羣子  
也躬自講授窮晝夜孳孳弗怠蓋俱欲教育爲聞人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啓傳

王世貞

世宗朝陞閩海之貢於舶者挾島虜以通我奸民詔  
故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鮮當意顧獨  
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興朱公合筴思盡剔其  
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法  
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事者爲中朱公以快言奸民  
因併中紹興守遷爲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罷  
守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不  
失循吏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嗚  
呼沈氏之天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誕

時而母吳夢若麟爲薦者寤生公弱而父見背爲肅  
生朗儁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  
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管  
繕司主事亡何而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  
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  
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  
公公曰召商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  
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  
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  
中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

宋公請公與偕往朱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  
遜部曹而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指  
揮大悅有間公曰竊亦有請於公 高皇帝制 皇  
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  
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貴人而公具以前  
語對朱指揮復從傍史之乃見爲飭垣屋以報所省  
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恒稱爲先生嘗  
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事固不當餞自爲國  
士耳旣考最留主事刑部轉員外郎郎中時尚書爲  
間公淵積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獻

亭情法間至損上威以信所守而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為紹興守紹興幅縣八箇會稽新昌蕭山田賦左累其長至臨產以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蓋久之人人稱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濱海苦鯨為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鯨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賈舶之議起蓋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緝紳利互市陰通之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公弟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調劑朱公不見德

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時督撫侍郎張公  
岳屬紀功卽請從軍中往張公不憚曰捷至不遺若  
也戰危事而一旦叵測柰吾何公起謝曰故事也卽  
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爲辨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  
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黑苗酋某也公絀之  
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踰冠必詐也監軍不自  
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  
寔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縱殺公令生獲口與級  
同自是全活者衆矣張公亦遂賢公且有薦而公已  
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爲南北曹屬守郡監司五受

其大吏知而五公者皆海內稱名臣碩佐其賢公不  
甯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紳與一二用事者至  
使與苛舉選悞吏俱罷可歎也公旣歸築室仙人山  
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儉素若不爲官者其教子弟  
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輕出入公府而使者  
干旄以時至詢卽爲露見利病佐其守攤稅已佐其  
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性好義急人之難甚  
於已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盧生癘傳其從者舟人  
業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舟且夕謹視湯藥未抵舍而  
愈癘竟不染也公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律



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達於易所著有家  
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楚吟稿鵲窠嶺稿南  
廠志南舩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  
窻便覽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至七死視履不衰四  
丈夫子一爲鄉貢士二爲太學生十三孫一舉經元  
二太學生五爲郡邑諸生十曾孫俱舉諸女三輩十  
九人皆配字名族所謂天定者此也 贊曰益沈公  
嘗爲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舩難起當事者以重  
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致之迨朱公稍欲爲所  
欲爲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去之夫以朱

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不免何也築  
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蓋又十餘年  
而船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卽沈公十二議始  
周落落卒之龜筮著筮何異焉然朱公矜峻重名節  
厚責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獄吏辱以死  
沈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施於後者宏矣

副使張公合墓志銘

喬世寧

公名合字懋觀雲南永昌衛籍上世江寧縣人自高祖傑戍永昌遂家永昌歷三世而生志淳志淳爲南京戶部侍郎張氏始大公侍郎公少子也母狄安人爲侍郎公副室生公京郎公九歲能誦古文十歲能屬文賦詩稍長卽善書工畫一時以爲奇絕年十三時兄合貢如京師公賦萬里別贈之右圖左書書兼篆隸分行諸體諸名公見者皆嘉歎稱傳焉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往侍郎公鄉舉亦第一滇中以爲盛事而公年又財十六歲耳後十年而舉壬辰進士授

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癸巳以狄安人  
受去丙申服除改吏部稽勲司久之調考功司是年  
俱以侍郎公憂去巳又有嫡母沈淑人之憂甲辰起  
復考功尋陞稽勲司署員外郎蓋一官十三年不遷  
云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卽至卿次願當道率多忌  
公乃竟外補福建僉事陞貴州叅議至湖廣副使而  
罷其治行在湖廣尤著會言官有不悅公者而忌公  
者又陰附之竟罷公歸歸卽病病無何卽卒蓋嘉靖  
三十二年也距生正德元年壽僅四十八歲嗟乎旣  
奪其官又奪其年是天平先是侍郎公好書公更好

書所至卽訪古奇書重賄之不卽手錄之積書至萬  
餘卷自少時薄舉業不爲直欲博極載籍究古豪俊  
之業而有司爲公建綽楔也公力止之以書白侍郎  
公曰是不過矜炫里中誰不知吾者與令人題名吾  
里中孰與吾自題名于天下也此其志益可觀矣乃  
今不究其施也傷哉公稟性純和與人交情儀殊厚  
終身不道人短長處父喪哀毀幾死修墳諸儀制種  
種精良公又以勞瘁病幾死今制大臣祭葬未三年  
者賜之半婦繼夫亡者不給侍郎公未三年而得全  
給後沈淑人又得給已又得廕其孫梧皆公上疏懇

請衷切 上竟特恩允之斯誠孝所感非邪公家自  
有產故厚公兄弟析產也各自讓以爲足願又不留  
約契爲子孫計今人兄弟能此邪公一意爲文不爲  
詩詩存者無多文稿數百篇與所作盡皆流傳縉紳  
間公可不朽于世矣

顏先生鯨傳

郭正域

公諱鯨字應霄母唐未字時夢真人婆娑自月中下  
于懷彌月夢如之俄而公生公穎慧悟絕人兒時從  
蒙師學慨然志古聖賢往往離訓故自爲悟解洞窺  
性理又秉心高亮規行矩步不埒鄉閭人以澄清天  
下爲已責嘉靖己酉舉于鄉捷聞聞母唐疾載星徒  
跣渡錢塘蒙雨行百餘里兩脰朱殷抵家母尚能飯  
浹旬終傷弗逮顯庸也毀甚廬墓三載守空山隣虎  
豹人不能堪丙辰舉進士丁巳授行人辛酉授山東  
道御史巡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略曰今日商用已極

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  
京六諸倉歲派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倉歲  
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糜費七萬刎肉盡矣有司徵  
解後時商價滯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  
當給散權要取盈窮苦貽累是以有財力者鬻充官  
校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糴賣餅之家逃亡不免  
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蠲免一切商人盡行報罷  
更徵先年減額疏上商困始甦富人馮漢者怙定國  
勢貸于錢清卒沒清糧梗清政定國方有寵于上  
巡漕使者噤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佯不為



理漢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卽時出所告牒考  
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裕邦儲飭漕政一支折銀  
謂國家歲漕四百萬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爲糜  
倣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蠲議折漕輸僅三百六  
十餘萬請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儲存粟  
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歛之征也二恤班軍  
三任監兌四查稽悞皆稱旨施行又請維舟之役不  
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潮縣抵灣每舟一與  
小舟四聽漕卒自運淺而剝深而止一省糧耗二省  
夫力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廩惟便

公下令集軍京軍一體惟官自畀不得自請又爲議  
罷海運癸亥按河南四方冠蓋貂璫旗校絡繹道途  
間里愁苦乃汰省冗費中使相戒毋入洛境兩河以  
蘇伊庶人典樸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  
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  
爲地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徧兒飛騎自  
河北湊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礦盜鳴  
鏑之雄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日伺 上春  
秋高調中朝有故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  
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如輜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

敘歷  
伊府  
事

仇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  
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公曰正德時奸諛  
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網何罟可乘試以  
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鉅獲耳日何所不濟以  
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損七尺爲  
國殛之徐公大喜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叅知耿隨  
卿往卿僮多奇略謂公曰雒陽所能縱橫數十年  
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  
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  
夕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

而已乃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它鑑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訶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徐公徐公以

間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  
騎主名潛以授公因爲上書大司馬楊公言狀楊公  
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  
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  
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  
汙寇起公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  
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濬則扼  
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汙爲名召王鑑齋滕  
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  
虐康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

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兩河苦庶人虐嬖  
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女多強奪民間護衛多亡命  
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  
得旨報可而羣瑄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  
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家累公不可曰從中官  
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  
廿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景王之安陸  
其府牙越界奪民產爲庄田衆民重科魏國亦佔產  
樹爲碑假欽賜名公摘景藩五人置之法仆徐僞碑  
戍遣其人境內肅然其經理河工大約五百里內往

役五百里外輸銀其河去城而遠卽小有侵齧聽其  
自流不與爭利而填人力于巨浪也又疏陳中外時  
事及錦衣列侯中官諸弊狀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  
諸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  
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  
奉使所過候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  
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  
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  
貴人遂爲定制新鄭令某貪酷爲時宰所庇得遷州  
守公按其事論黜以此見忤故事臺省拾遺不及長

更自分宜攬柄併拾郡縣公力言其非謂新進小生姑試乃可況比來有司試事關係豪強輒懷規避謂台省偏聽浮揭懷怨之人以此恐喝州縣傷義甚矣事遂得寢時德安接壤汝南多蘊盜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漸不可制公請改德安屬鄖陽移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公瑞言事切直上怒杖濱死下錦衣獄且論死先生偕給事中馮成能冒言于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死柰何坐視令主上殺直臣平時相感其言海公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



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顧化  
又爲拔沈鍊子襄貢京師以旌忠臣所至旌賢表行  
獎恬抑浮勸學興禮是月上封事發厰衛奸欺先是  
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列要郡連上產  
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興令高世儒爲  
平賦法令羣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勲衛  
上可其奏莫敢爲辨公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  
良臣不顯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  
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安  
仁尉公單車就道儒生泣送不能別亡何陞湖廣賓

慶府推官南京武選主事上政府書言時事有大可  
畏者四曰閹宦漸盛曰征求太煩曰入任太雜曰大  
禮大獄太枉政府遽之明年丁卯陞南京吏部文選  
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  
德行試文重實學以小學課儒童貞魂隱德先賢後  
人表揚振拔殆盡尤弘獎好脩每超恒格示不以雕  
蟲也遊陟名勝必偕諸生雅歌論學色笑溫懇使知  
向方於是才華者恥不實敦行者恥不文士習文章  
爲之不變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郎願指當路  
漏祀其父鄉賢祠公嚴詞卻之九月在武昌視總憲

策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金  
數萬賄京師不赴理宦楚者以朋爲金穴公獨置之  
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公不爲動王爲酒  
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爲楊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  
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死出對  
理一日宣言曰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  
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武昌夜失  
囚公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沿江巡司詰朝次  
第就縛兩臺有疑事必就公質顯陵在承天部中護  
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靈輒害小民往御史包公思

創之捕就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上  
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  
下朝屬陶別駕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二年戊辰在  
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四月校士湖南五月宿雲  
溪館悟格物之旨謂大學一書皆言仁體天下國家  
皆身也修齊治平皆明德也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  
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爲一身修齊治平爲明德也格  
此則洞識仁體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知不至乎修齊  
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祀南岳文如春陵祭濂溪先  
生過寧遠著舜陵辨謂蒼梧爲三苗奧區人跡不到

舜年百有十歲胡爲至此三代前西北羸而東南縮  
彼欲以身過化不知耄期而倦勤崩葬九嶷豈不思  
蒲版帝鄉禮宜歸葬若曰天子家天下不計委骸而  
傷民力直以此身付之萬物中視爲平等不知有我  
此無我之說也九月至長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  
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于岳麓席地傍  
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大會楚諸生于  
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  
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叅議公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  
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旣修世廟實錄

核楚事闡潛德崇真儒時宰以爲異已遂以試貢士  
修執公了無愠色時海中丞荐公異才可大任執政  
如弗聞也亡何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素銜公從  
旁贊之假大計去其官公林居介特不問生產奉餘  
散宗黨窮交衣處食糲著述日繁建宗祠儲義租論  
禮教爲人道本而時俗偷薄棄蔑悖古乃本儀禮曲  
禮參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期于可行又爲家訓數  
十條令子孫世守之萬曆五年丁丑正月集同志講  
學于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  
及金塘不可開議時政方任刻深慈令險于取名嚴

田加賦公力請之當路得按成藉母有所加又爲辨  
劉趙兩家冤獄丁亥歲海饑設方略以救荒老羸就  
食其門者如市復與理鹽使者講鹺政得失慈之窮  
民以負鹽爲生官一切厲禁之窮民無所得生公請  
令民得輸稅給粟肩負貿易無過七十官收其稅弛  
其禁公私稱便又與邑令議處積逋及查變產隱產  
之弊民以不厲更議建江梁浦橋二役以惠行輪皆  
居鄉厚俗好行其德之事也十七年己丑著易學義  
林書成嘆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責之歸鼎  
革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

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有前知者公歸田十有三年會今上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姜應麟中丞傅好禮首疏于朝白前權貴淹厄狀請破格擢用嗣後臺使歲列荐剡前後凡十有八疏而當事者意不在公也竟以常格題照先朝直諫厲汝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予致仕死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停春罷市未幾其門人祀于慈湖學使者祀之于郡邑里人建專祠請中丞表焉蓋公論定矣先生生于正德九年正月己亥卒于萬曆辛卯二月丙申得年七十有五子三子望子忱子恂皆有名世才 史氏曰嘉



隆間儒者多談理性褒衣韋帶百十爲羣比其行事何刺謬也遂使篤論之士攘臂而仍之矣乃縉紳先生亟稱顏先生窮理似玉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而位不滿德所至以粹直見擯何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則庶乎不見是而無悶者比其晚歲舉盈庭之議爭之而不得秉政者非不知其賢而莫與立矣蓋譚道之士特立獨行不媿影弒者先生弗可及也其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南山黃公潤玉墓

碣銘

楊守陳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哦諸峰尤峻秀先生樂之故  
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與辭先生嘗仕有  
官階矣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  
也先生之道性於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  
鵠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  
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修耄老  
不懈德足玉于衆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

有道而甚文者與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解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艮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大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同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璉舉鄉飲酒禮於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示水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

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廬北城外十里所沙漠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城北間傾貲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已心爲嚴師而靳造於賢聖擇然後語揆然後動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其慎行若此里中子弟多從之因數且學間爲文辭不作組麗靳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

罪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威望赫然  
英廟卽位以學政袁弼命廷臣舉有學者爲憲臣以  
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事屏  
浮薄獎賢俊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妄  
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間死  
罪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  
中瘴甚戍卒歲死或饑爲奏徙于夷曠之地人感之  
至今丁史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  
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  
連黜墨官二人又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

諸刑律先生弗辨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逋稅閱蘆場革其積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閒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分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亦各有義意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以

題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爲裳而王藻長中繼  
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  
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  
嘗因安遠侯柳渾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  
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  
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咸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嗚呼  
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  
也尚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  
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闡  
以正學旣駸駸於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

尚道學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速於今則文藝日以  
盛仕進日以煩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  
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歸然若魯靈光之  
獨存後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憲而乞焉今亦已  
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  
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  
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  
相契往還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  
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原文辭之奧未嘗一  
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



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尚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徐氏五男長性永新訓導次教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毅文雅政聲彰其次達國子監生孫男二十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衆若償之矣況又有不朽者在乎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姚君文灝墓志銘

邵 寶

湖廣按察僉事姚君諱文灝秀夫其字自號鄙東野人晚更號學齋世爲信之弋陽人其先有自立者徙貴溪東山至本正始膺貢爲太學生君曾祖也祖添德父明以鄉貢進士官監察御史陝西按察僉事配王氏生君年二十領癸卯鄉薦甲辰省試第二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淮安運舟改刑部陝西司調常州府通判遷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浙西水利以病告家居起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擢今

官提督學政三年而卒初君侍父于陝時方弱冠讀書恒達旦見者知爲偉器及歸娶獨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公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文譽隱起比有祿迎母就養京師踰年母歿歸其喪葬之廬墓終制其督漕舟處置得宜軍民稱便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淺宜自白君曰職旣在是卽一日亦與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常州水政先諸郡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勅視水浙西君陳興革事皆見施行還朝上君治狀遂有工部之命君旣受命亟陳水利六

事一曰設導河夫二曰發濟農粟三曰給修閘錢四  
曰開議水局五曰重農官選六曰專農官任鑿鑿皆  
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  
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皆行  
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提學命下輿論允協君  
慨然以作人爲任條敷甚悉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  
以時制痛革浮靡考校一斷以公自誦毀譽不入請  
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不誣甲子之試凡中式  
者皆公所擬侍御包君澤歎服其精而公不及見矣  
君性方嚴純正平居寡言笑在官無貳志在家無

容友諸弟兼有情誼接人敬人亦敬之臨事剛毅充其志雖死生在前弗顧也自始仕至卒每公暇端坐手一編儼如儒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公謂宜守程朱定本至其獨得時又自附當仁之義非有識者不能知也

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春墓

志銘

靳貴

正德十年乙亥春正月二十有二日致仕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卒于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石齋先生之父也先是四年己巳嘗有微疾先生疏乞歸省上慰留不允特遣太醫馳驛往視又五年甲戌先生復申前請仍不允而令有司以禮問慰至是訃聞痛哭以不得見爲恨

上疏乞歸守制 上遣司禮監官弔慰賜白金五十兩禮幣四襲寶鏤萬貫白紵十石爲賻令奪情視事先生再疏陳情優詔勉留若曰內閣事重卿其抑情輔治以成大孝猶疏請不已乃賜勅令馳驛奔喪葬畢卽來仍命行人護行有司營兆諭祭加常制者二蓋寵重輔臣任賢崇德其異數如此某先生門下士供事內閣又忝從先生後雅辱公愛方驚悼不能爲情願辱命銘墓其何敢辭公姓楊氏諱春字元之別號留耕其先楚人元季避亂入蜀遂家新都曾祖諱世賢祖諱壽山俱不仕考諱玟貴州永寧州吏目俱

贈如公官初永寧公由縣學生應貢入國子監就遠  
仕卒於官二子繼沒公之時尚幼隨母熊夫人護三  
喪歸會苗賊亂出入間道區別外內入夜則防護嚴  
密或竟夕不寐雖在逆旅肅如堂室旣歸熊夫人脫  
簪珥裹葬事指公曰先君嘗言此兒在何憂吾家不  
振補縣學生性穎異日記數千言顧弗克得師自取  
家舊藏周易讀之晝夜研究閱七月遂食官廩名頻  
起成化元年乙酉領四川鄉試越十七年辛丑始舉  
進士時先生已官翰林爲檢討公將迎熊夫人就養  
以不得請引疾歸熊夫人目已眊至是復明時時趣



北上公不忍違居久之

孝廟嗣位乃赴選弘治元

年戊申授行人司正前此多叙遷未有徑授者王端

毅公爲吏部尚書謂公老成遂授之司正徑除自公

始適有旨考察京職公第諸行人履悉合公議行人

職掌舊制如冊封宗藩徵聘大臣之類多爲諸司所

攝公悉奏復之秩滿耿文恪公署公上考且語吏部

屬曰此吾太學舊門生也知之故真五年壬子丁熊

夫人憂八年乙卯服闋欲乞致仕親友強之出擢湖

廣按察司僉事奉勅專督學政過家值子廷儀得鄉

舉又不欲出親友復強之乃以四月十有四日上任

或謂是日俗當避忌公笑而謝之卒不顧作士以德  
行爲先歲時考校鑒別精當凡所甄賞多捷科第時  
誦其明歸志素決巡撫都御史暨諸藩臬以試事留  
之旣放榜卽疏乞休致又一日遂行時十一年戊午  
冬也家居越十有八年乃卒先九日立春尤賦詩手  
封以寄先生又親書二少子讀書規條蓋康寧如常  
時而且夕不可作矣遺命柩葬先塋母自擇遠地及  
起高墳母乞卹恩其訓諸子若孫者皆以義方公生  
正統元年丙辰十月十一日壽八十配葉氏有淑行  
先卒贈一品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廷和卽先生也次

曰廷平鄉貢士曰廷簡早卒曰廷儀太常寺卿曰廷  
宣亦貢士皆葉氏出曰廷曆國子監恩生曰廷中公  
諒直純厚孝友出天性能夫人素嚴事之甚謹惟恐  
意拂竟以養志聞二弟少孤撫教周至皆克成有家  
女弟遺腹生爲擇今太僕單寺丞麟歸之公所親教  
士也葉夫人卒終身不復繼室治家嚴甚閨廷整然  
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不命之退不敢退教諸  
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  
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先  
生旣位端揆猶以書論戒宜以禮法自檢勿侈勿怠

勿苟徇人意其論太常亦然與人交有信初若難合  
久乃益爲人所敬愛接引後進寸長片善稱揚不容  
口未嘗及人過失新都自公始治易其受業者乃相  
繼取科第不絕學博而邃在太學時嘗與天下名士  
卽饌堂爲文會辨析臺座有據衆咸心服焉四方從  
游者多踵接爲顯官志存濟物縣南橋圯鄉人病之  
出俸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舉助成之又患城守  
弗完當預爲之圖會孫慎狀元及第藩臬欲建坊表  
公固移以繕城大庇閭邑之赤子城成流賊果至趣  
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得免於兵禍平生不習術數而

言輒奇驗湖湘人往往傳其事以爲神嗚呼公之福履盛矣令子秀孫旣多且顯魁元卿相勲業文章並萃于一時公皆及親見之又享高壽累承封賜麟袍玉帶全歸考終豈惟蜀中無亦天下所僅見也雖其先世所積深厚然公之純德陰功宜必大有過于人人者

湖廣按察司僉事左公經傳

喬世寧

左經字載道弘治己未進士初知永年調太康以憂去後補屯留以忤劉瑾謫武進教諭久之瑾坐經屯留時逋賦責罪米二百石輸常州倉瑾誅陞知汶上會劉賊起掠聚至數萬人所過輒攻城城多不守去汶上數十里休營汶上大震經選布壯士城上親介冑提劒登城定約束守備甚設垣之賊精騎六七人來城下嘗我經遣數騎馳出射走之斬其尤僥驍者一人懸其首城上賊聞之大駭又覘知有備急引去無敢近汶上者以功陞順天推官遷大理寺副往厥

術中校尉率執平人誣逆謀自以爲功法司受成事  
莫與辨經訊驗無狀盡釋去不問諸校尉啣之時時  
訓伺經卒無可中者無何陞山西僉事以憂去服除  
補湖廣僉事罷經長七尺聲如鐘有文武才性坦直  
閑略遇撫按不能爲世俗周容語又質峻多忤人故  
官止僉事寔不寃其施云晚年盡覽百家言好談說  
莊老卒年六十一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丹泉楊公祐墓志

銘

許應元

楊公諱祐字汝承一字晉卿世爲蘭谿楊塘著姓曾祖永政徙嚴之建德祖莆田丞大昇再徙錢塘於是爲錢塘學生已而棄去教授閭里間夫人郎氏是生君君生六歲能爲詩歌十歲受父易學十七補縣學生十九當嘉靖元年領浙江鄉貢入京師道鄒魯之虛過稷下周遊瀟碭之間登郭隗之臺慷慨悲懷有統攝千古之意已而罷歸治一室河壩散列羣籍流覽其中而專覃思於經術於是君之學益深博矣八



年登進士第試月初生賦天育驃騎歌改翰林庶吉  
士明年除知興國州考薦輒最入爲刑部員外郎遇  
謫出知濮州稍遷濟南府同知十八年擢江西按察  
司僉事復以謫待次家居歲餘調補湖廣按察司僉  
事二十二年七月年四十暴疾卒於官先是江西巡  
撫今司徒王公薦君文行卓偉宜令董學官當有以  
風厲人士其後湖廣部使者又薦君器用堪兵備皆  
報聞及卒士大夫交相弔曰嗟乎楊子在何不可爲  
者今已矣初弘治間海內淳耀縉紳先生翕然興於  
學厭時俗頽蒨踔厲振迅務撫先秦西京之畫而繼

唐宋當是時北地李獻吉尚型范而信陽何仲默貴  
幼眇號稱復古天下嚮風焉大江以南文章奧區也  
於杭則故翰林修撰江君景孚叅議吳君維新及君  
先後崛起雄視中土君初與計吏上京師也吳君嘗  
論叙送之以爲賈生明國體而匡衡推經術紹嘉哲  
軌其在楊生君亦獨喜自負爲文章奔放凌轢若馳  
車九折之坂而河決金堤莫之禦也其議論雄辯勇  
決颺起泉涌卒然聞之駭汗愕視至公才用更自天  
性他人縱卽已獨奮前鏘發穎脫旁不見曹伍然終  
以此見忌疾羣擠偶培蹶益騰距豈非琦瑋卓詭不

軍之士哉君嘗自詭仕官居職無以愈人使得當一  
校之任卒先士大夫能使人趨死不顧乘邊守塞雖  
不敢微一旦功然分不足畏也時時以謂余嗚呼今  
則死矣偕令無死其所自樹將不與古所稱豪傑者  
並驅乎雖死遭尤被謗退處岩穴固當托志儒雅成  
一家之言附於作者之後而今之所著白特其至微  
淺者耳君在兩州皆有惠愛民思而碑之其在荆楚  
尤得士民心君卒卽爲祠以祀所著有端居興國西  
曹鄆城濟南西江湖上荆南諸集余欲爲會粹成書  
未果也君所至學士輒從以講業晚稱丹泉先生云

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

葉春及

萬曆己丑冬十一月壬辰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卒于位公名吾德字懋修先世莆田系出宋太師冀國公說元初有曰倬者總管惠州因家廣至孟塤生封兵科給事中南岸公文鳳娶封孺人黃氏生公十歲能誦干支卦名納甲畫卦九九之法有強暴惡聲常及門顧奇公名公指峨峰曰山尖指日公答海闊涵天謂若雖銳吾能容之其人嘿然己酉選補邑諸生庚戌下街獄起公隨給事公會遠郡縣獄職案牘者三年伯父又以饑繫會疫作人期不入公

復入侍上書主吏得條諸輕罪頗繫活者衆矣壬子  
鄉薦第二人先是督學使者嘗署臬事論下街獄私  
某子甲惡公守正不撓及行部得一生所爲文奇之  
已知爲公則大恚應鄉書又大恚里人曰何恚爲文  
亡論三年皇皇將父以及其伯籍令應孝廉方正舉  
第一可也癸丑下第屏迹公府鍵戶發藏書讀之聖  
賢載籍古今損益國家典章靡不研究乙丑成進士  
授行人奉使授蜀汶川王冊建豐城卒尚書塋皆無  
私交隆慶己巳進工科給事中當是時東粵盜賊如  
潮節虛公執空文以罔朝廷乃自督府上下相遁

盜賊日多公上八事明賞罰復兵防護舟師禁調出  
補假貸沒虛冒慎撫勦卹忠勞上從之蓋自海內  
寇亂皆藉民舟戰守東場之敗參將魏宗瀚盡移入  
南渡港指揮李茂材力爭不能得酋一本至燬盡茂  
材死之此公所切齒也庚午元日日有食之鼓于禮  
部公上疏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  
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  
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  
如此其至也何況臣子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

歲七月望敕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從僕御亂行無禮雜沓喧厯俄頃而散嗇夫庶人馳走宜不如是臣竊恨之元旦禮部救日三事在前百僚在後御史侍儀鴻臚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暮夜厯雜如前大臣自攜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不媚于人不敢于天昧先聖之經忽聖朝之法慢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敬元夕月復食矣請先戒誓御史不舉臣謹糾劾以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元旦元夕日月交食天心彌切 陛下下修省之詔躬減省之文幸甚

應天以實請居法官戒荒寧罷遊宴凡娛耳目悅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臣工承德天休可迂勅禮部戒誓救日月無敢喧厯自此始命作鰲山遣中貴人織衣浙江式十餘區公謂民力已竭加之水旱中貴人至將不勝莫若徵改未完便與同官嚴用和上疏皆從焉五月攝戶科適有買珠之命與同官李紀切諫皆免爲庶人公攝官僅七日也 今上卽位都給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間巷召爲兵科給事中癸酉四月至京師卽劾中貴人鄭真傳內旨官其姪錦衣總督劉燾奸賊不宜召用忤太宰楊博先是



己推尚寶少卿楊抑之而江陵新柄國整博見疏喜  
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論意一日見于直  
廬江陵謂公疏善倖濫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  
人也江陵不答是時江陵專言事者多承風先白乃  
敢言公自以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  
部主事熊敦朴交惡購敦朴欲疏江陵與王篆江陵  
遂令部尚書譚論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與公  
不白已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旋行金錢求  
贈爲王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持不可公復上疏力  
爭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官火公復疏陳五行

休咎江陵詆曰安能腐儒語也辛酉朱希孝直廬火  
丁卯大內又火戊辰乃下其議明年二月麾出守矣  
至饒正風俗作人才廣厲學官置旣士之田談經校  
執誘進聖賢之道爲條教立父老正二頒行于民間  
勸以爲善去惡之意其善惡皆有籍行之出于至誠  
莫不回心顧化禁溺女舉女名以公姓或以縣減網  
罟之徵定湖港之稅革浮羨遠貨利故事外府不籍  
以待太守公盡移入內府不私出納鍰金把握易貪  
夫便之則以積貯陶天下所叩給也春夏之間商舟  
輻輳故征于官吏多侵漁巡功因而掩取至是以屬

會常度外無私焉卽欲用千平賈新安賈人列肆郡  
中爲質偷兒得物輒以售之喪資之家不能踪述有  
司亦視爲外府不問一切逐之權貴關說不聽宗室  
結納有司負勢驕奢難繩以法嚴正不阿杜門斂手  
卽吹笙度曲惟恐叨府聞也饒稱沃壤樂浮德安多  
山亡命潛匿番餘則濱彭蠡接九江上流不逞之徒  
與濤出沒萬年尤盜淵藪公飭什伍鼓勇銳有警掌  
固扞諸岸戈船扞諸江三年眠者帖席初至郡城崩  
百餘雉繕之而城中皆列柵啓閉不獨大盜之備亦  
欲以防偷兒宗室夜飲不健致建昌王被竊召百戶

呂希周授方略微得二人卽府之將作也江陵已憾  
公御史劉臺劾其授成國金十萬出公饒州持經者  
受顯禍憾益甚樂平進蔗欲因中之宣言 上怒蔗  
府不可食當逮太守以下如此則株連膳部光祿萬  
尚書爲言乃止第收治縣人而詔切責太守倫兒竊  
建昌玉帶則以售于留都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  
操江都御史王篆傳致其文饒州巨寇公坐謫馬邑  
典史親老不欲行屬馬邑失因詔書問尉安在得無  
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某又劾公在郡時  
違禁講學擅用庫金指買學田亦俸金耳移疾蘇門

明年大計江陵遂欲以此黥公考功郎鄭某不可竟  
削籍公兩黥無愠色田家冠優游里中澹如也癸未  
江陵死都給事中余某薦遷某府推官同知皆以親  
老不赴甲申二親幸以天年終丁亥詔起同知紹興  
至則歲侵奸民乘時並興爲亂公職詰盜殲渠魁二  
人而撫其饑者郡中清居五月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分部武昌巨寇劉汝國虞孟新倡亂久當事者往往  
坐視幸脫身去公下車毅然請討別部欲專功寡謀  
僨事賊勢益倡公率師詣壘擐甲督戰士無一不當  
百已丑春二月大破之劉汝國虞孟新就禽餘奔遁

無脫者上功幕府冬十二月自黃州行部歸武昌遭  
疾二日卒年僅六十有二公長身偉度望之知非常  
人性忠誠壹心許國正直不能阿徇故用輒斥將大  
用之不幸逝矣公始罷歸于有司未嘗通竿牘一鄉  
利害則急之庚午羣盜充斥邑西梁村雲鄉二壘反  
爲賊窟白骨蔽野公請材官鄧子龍屯守復臨江之  
戍至今賴焉辛未鴟夷由厓門入犯人情洶洶閭左  
悉起赴敵公父子輸粟餽糧鴟夷乃遁里中惡少年  
謀以七月七日爲變公密語守令朱別駕預待不得  
動明年春大饑結他鄉千餘徒起會之於是勸分給

東亭中賑困乏亂遂已既鳴夷由新寧犯邑西界孔  
林與鄧子龍計畫河守賊不敢度會朱別駕自五羊  
歸受方略舉兵西向賊走出許酋數十艘入內海劫  
略鄉人奔城舟塞河下白有司居以閒曠而慰藉之  
于是時鄧子龍從征藤岡矣則移書總兵張元勛召  
子龍元勛白直指楊標標曰陳公通竿牘急矣乃促  
巡海副使劉穩屯香山而令參將晏某從海上破賊  
相戒不犯外海嘗登皂幕山四顧徘徊欲因倉步舊  
城益以新會古博平康新興雙橋置縣招流亡復里  
甲庶幾帶牛佩犢之衆盡緣南晦不果以爲恨語在

端州志蛋居海墻以敵爲業往盜視之玉石不辨列  
柵自守吏兵掩捕一如昨鼠公徹其柵有名藉者書  
于間書以後吏兵不敢動所存活者衆士以科第少  
謀徙學公曰毋改作爲也建文昌閣于左而引紫水  
入泮池科第自此盛邑負山環海內狹外寬議者欲  
城其外公亟言于當道無任者僉憲何某至乃城焉  
白沙先生若節婦烈女祠皆新之有毀節婦祠祠司  
馬者移書責之曰司馬法不宜祀吾粵奈何徇一人  
之私而拂天下公議月吉與里父老會民讀法語次  
至繹間里化之先是劫質者多寘舟宿屏處俟贖用



此賊不得藏比伍中劫質衰息事關利害名教爲之不啻饑渴皆此類也丁丑自昌邑歸朝夕得奉給事公太孺人廿毳太孺人體羸未嘗離側就養八年父母安之甲申春太孺人告逝其冬給事公亦逝哀毀骨立倚廬讀禮饒州弔者相望于道總管故居在廣州甫宜巷長子居之三百餘年嚮于他氏公贖而祠焉墓失百年公未嘗不中夜興嘆會方士挾驗鬼術游里中謂公青泉白石一水雙牛是總管公墓也審其象果得之碑隱弗草語在大司空陳紹儒墓表張太母殯謝前山見夢苦蟻啓殯三蟻適至改葬三珠

岡此皆仁孝心通于神明非苟而已梁氏姊守志白  
而旌之爲立後弟卒棺衾墳墓必厚曰令吾他日無  
以加也族人貧不能葬者爲之賻不能娶者爲之食  
其厚于人倫如此冠昏喪祭惟古禮是循昏無舉樂  
喪無酒肉歲時率子弟拜家廟無出門之祭諸子有  
過必正色相對竟日不語改之乃罷登第二十餘年  
無私財惟給事公之命食不重味衣不文繡必儉約  
爲家人先嘗竄侈靡佚遊酣飲雖里人必法語之亦  
不敢不從也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八終